



文獻通考卷之四十一

鄱

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葉文莊公

學校考

太學

王制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

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

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皆學名也一或上或下或貴在國或貴

在郊上庠右學太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

東序東膠亦太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西序在西郊

周立小學于西郊國老謂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士及庶人在官者養國老為大學養庶老者為小學

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類宮周學也

為言詳也於以考禮詳事魯謂之米廩虞帝上孝令藏菜盛之委焉

序次序王事也瞽宗樂師曠之所宗也古者有道德者使教焉死則

以為樂祖於此祭之類之為言班也於此班政教也

禮書曰四代之學虞則上庠下庠夏則東序西序商則右學左學周則東膠虞庠而周則又有辟廱成均瞽宗之名則上庠東序右學東膠大學也故國老於之養焉下庠西序左學虞庠小學也故庶老於之養焉記曰天子設四學蓋周之制也周之辟廱即成均也東膠即東序也瞽宗即右學也蓋以其明之以法和之以道則曰辟廱鄭氏釋王制謂辟明也廱和也所以明和故曰辟廱孔穎達曰禮天下毛氏釋詩謂水旋立如壁以節觀者注解其義詳注解其形以其成其虧均其過不及則曰成均以習射事則曰序以糾德行則曰膠以樂祖在焉則曰瞽宗以居右焉則曰右學蓋周之學成均居中其左東序其右瞽宗此大學也虞庠在國之西郊小學也記曰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祭先聖先師焉卒事遂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又曰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夫天子視學則成均也命有司行事祭先聖先師焉即祀先賢

於西學也祀先賢於西學則祭於瞽宗也有司卒事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即養國老於東膠也養國老於東膠即祀三老五更於大學也然則商之右學則周謂之西學亦謂之瞽宗夏之東序在周謂之東膠亦謂之太學蓋夏學上東而下西商學下右而上左周之所存特其上者耳則右學東序蓋與成均並建於一丘之上而已由是觀之成均頌學政右學祀學祖東序養老更右學東序不特存其制而已又因其所上之方而位之也夫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大學在外故王制言小學則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以其選士由內以升於外然後達于京故也天子之學小學居外大學居內故文王世子言凡語于郊然後於成均取爵於上尊以其選士由外以升於內然後達於朝故也江陵項氏松滋縣學記曰學制之可見於書者自五帝始其名曰成均說者曰以成性也然則有民斯可教有教斯可學自開

關則既然後有虞氏始即學以藏樂而命之曰庠又曰米廩則
自其孝養之心發之也夏后氏以射造士如行蓋矍相之所言
而命之曰序則以檢其行也商人以樂造士如夔與大司樂所
言而命之曰學又曰瞽宗則以成其德也學之音則校校之義
則教也蓋致於商人先王之所以教者備矣周人脩而兼用之
內即近郊並建四學虞庠在其北夏序在其東商校在西當代
之學居中南面而三學環之命之曰膠又曰辟雍郊言其地壁
言其象皆古人假借字也其外亦以四學之制參而行之凡侯
國皆立當代之學而損其制曰泮宮凡鄉皆立虞庠九州皆立
夏序凡黨皆立商校於是四代之學達於天下夫人而習聞之
故今百家所記參錯不同者無他皆即周制雜指而互言之也
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
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純惡

六禮禮者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飭食衣服事為異別度量教制命鄉簡不率教

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率國之俊

士與執事焉謂朝猶會也此庠謂鄉學也鄉謂飲酒也將習禮以化之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率

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率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中者考校而

轉徙其居也居也不變移之郊如初禮郊鄉界不變移之遠遠郊如初禮不變

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移居於司徒也

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可使習禮者學太學升於司

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不征不給其繇後造

學上正義云此繇役者供學及司徒細碎之繇樂正宗四術立四教禮即詩書順先王詩書禮

樂以造士春秋教之以禮樂冬夏教之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群后之

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將出學小

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此所

請王太子三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大胥小胥皆樂官屬也出等請九年大樂學止也王命三公九卿大

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亦習禮以化之不棄王親臨重弁不賢者子孫此習禮皆於大學也不變王三日不舉去食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棘逼也逼寄於北謂其終身不齒

禮書曰鄉簡不率教者至于四不變然後屏之小樂正簡國子之不帥教止於二不變則屏之者先王以匹庶之家為易治膏梁之性為難化以其易治故鄉遂之所考常在三年大比之時以其難化故國子之出學常在九年大成之後三年而考故必在於四不變然後屏之九年而簡則雖二不變屏之可也古之學政其輕者有觸撻其重者不過屏斥而已若夫萬民之不服教其附于刑者歸于士

又曰秀於一鄉者謂之秀士中於所選謂之選士俊士以其德之敏也造士以其材之成也進士以其將進而用之也選士升於司徒而不征於鄉俊士升於學而不征於司徒俊士亦謂之

造士蓋學至於此材成德敏非可一名命之也傳曰十人曰選百人曰俊此論其大致然也古之六卿其分職也未嘗不通其職事也未嘗不分司徒掌邦教司馬掌邦政未嘗不分也有發則司徒教士以車甲升造士則司馬辨論官材未嘗不通也周官大司馬之屬司士曰以德詔爵此司馬辨論官材之謂也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後名於司馬也爵祿司馬辨論官材辨其論官其材也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師氏掌以媿詔王媿音美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教之使識舊事也禮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音大司樂主受此均事以訓之凡有違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

樂祖祭於瞽宗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

藉以待當召聚享舞者

其材藝所為合亦

文王世子允學

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

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

正樂師也周禮樂師掌國

胥鼓南舞位旄人教夷樂則以鼓節之會正

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也氣於功易也周立三代之享享書於有虞氏之享典謨之教所由與

也樂於殷之享功成治定與己同也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

小學正詔之於東序

合語謂合會義理而語

者於旅也語是祭有合語也

夏之事序也又王制之

學舞干戚語詒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

謂大樂正授也子及學士

此云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則

問以制廣三天三三三

事未盡不問

樂書曰三制之

教世子春夏

向於有成其教之

之世子則宜性

羽籥後於禮樂

教國之子意蓋無遠之其教之華易蓋可見矣然王制主於
教造士而一太二王子群后之二三也大夫元士之適子亦預
焉文王世子主於教世子而國之學也亦及焉特其所主者異
教之所施有先後爾

九語於郊者語謂論語也郊謂遠也必取賢

飲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九語謂論語也郊謂遠也

藝皆誓之曲藝謂射也皆使盡習其藝以待又語語謂論語也

也三而一有焉三謂之中有一善則和乃遠其等

也以其謂之郊人遠之侯事官之職也

也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成均謂成均館也取爵謂取爵於上尊也

尚書大傳使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

小節焉踐小義焉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故入小學知父

子之道長幼之序入大學知君臣之義上下之位故為君則君為臣

則臣為父則父為子則子

程子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之可教者聚之

不肖者復之農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

判古之學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任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

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儆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

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其古人必使四十而仕

然後志定只學文豈知無善惟利之誘最害人

朱子太學章句序曰人生八歲則自三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

男皆入小學而教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

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三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

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

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也

按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蓋係傳傳及白虎通之說

十三年入小學二十入大學高子美得之說程朱二子從保
博白虎通又按注云三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者謂諸
子姓既成者三十五入小學者謂未成者十八入大學內則曰
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家也今以諸書所載及此注等之則保傳及白虎通所言八歲
入小學者乃天子之禮也尚書大傳所言十三
大學則在王宮之東亦皆天子之學也
年入小學乃公卿大夫元士適子之禮蓋公卿已下之子弟
年方童幼未應便入天子之學所以十年出就外傳且學於
家塾直至十五方令入師氏所掌虎門小學而天子則別無
私學所以出子八歲便入小學歟

王制天子曰辟廱辟明也廱和也所以明和天下

詩靈臺虞業維樞貴鼓維鏞於論鼓鍾於樂辟廱於論鼓鍾於樂辟

雍鼙鼓逢逢矇瞍奏公植者曰虞橫者曰拘業大柝也樅崇牙也賁

丘如壁曰辟廱以節觀者逢逢和也
賁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公事也

朱子曰王制論學曰天子曰辟廱諸侯曰泮宮說者以為辟廱
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丘如壁以節觀者泮宮諸侯鄉射之宮
也其水半之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故振鷺之詩曰振鷺
于飛于彼西雝說者以雝為澤蓋即旋丘之水而其學即所謂
澤宮也蓋古人之學與今日不同孟子所謂序者射也則學蓋
有以射為主者矣蘇氏引莊子言文王有辟廱之樂遂以辟廱
亦為學名而曰古人以學教胄子則未知學以樂而得名歟樂
以學而得名歟則是又以為習樂之所也張子亦曰辟廱古無
此名其制蓋始於此故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樂而諸侯不
得立焉記所謂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者蓋射
以擇士云耳

東萊呂氏曰或疑是詩叙臺池苑囿與民同樂胡為以辟廱學
校勸入之彼蓋未嘗深考三代人君與士大夫甚親游宴之誓
御征行之扈衛無往而不與髦俊俱焉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則
樂者固學士之所常隸也夫豈有二事哉

文王有聲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張氏曰靈臺辟離文王之學也辟離之在鎬京者武王之學也
辟離至此始為天子之學

江陵項氏枝江縣新學記曰古者周天子之居民也不但天子
諸侯之國自二十五家以上則有學焉學莫尚於斯矣方是時
建官三百六十以張備法而紀衆民視其中無一事無法者而
獨於建學無制則其吏非應文也無一民無養者而獨無粟士
之廩則其士非為養也而上下顧交趨之如裘葛飲食然則必
有不可捨焉者矣天子之學謂之辟離班朝布令享帝右祖則

以為明堂同律候氣治曆考祥則以為靈臺諸侯之學謂之泮
宮大師旅則將士會焉大獄訟則吏民期焉大祭祀則始祖享
焉蓋其制皆於國之勝地披水築宮為一大司國有大事則
以禮屬百官群吏下民而講行之無事則國之耆老子弟游焉
以論鼓鍾而修孝弟其地尊其禮大三百六十官皆不得治其
事意者三公之老而致仕者掌之謂之鄉老二鄉而公一人則
六鄉蓋三公矣故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學公與老皆無職於六
官學序庠塾皆無制於六典古之言道者固如是也嗚呼此意
深矣

漢興高帝尚有干戈平定四海未遑庠序之事至武帝始興太學

徐氏曰按三輔黃圖大學在長安西北七里有獄

董仲舒對策曰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
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七應書者

謂舉其良文是王道往

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後武帝立學校之官皆自仲舒發之

元朔五年置博士弟子員 前此博士雖各以經術以徒而無考察試用之法至是官始為置弟子員即武帝所謂興太學也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名見後至於廣勵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周室衰而閔賍作韓詩也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

由強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世以渾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卜七十君無州遇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

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及教上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于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

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文侯好學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

並爭於戰國儒術既誦焉然齊魯間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

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

秦季世焚詩書坑儒士六藝從此缺矣陳涉起匹夫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搢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

孔甲為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

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音禮樂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

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於是喟然嘆興

於學然尚有下平定四海亦未遑暇庠序之享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微用然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

景不任儒者而實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自孔子後公孫弘始以儒

誦多者君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掌故尊於此二百石以

上者也中二千石屬即左右內史大行卒史也又學掌故補郡

行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太守卒史也備負他如律令舊律制曰可自

著功令新立一條請以善於功令他如律令舊律制曰可自

此以來則公大夫士彬彬多學之士矣治公卿少於前日此

太史公所歎也先公曰按漢書此條有博士上通一藝以上者補文學掌故

缺又有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者補卒史恐是兩樣人温公通鑑

析為二端東萊大事記殊未明武帝崇儒興學只是好名當時

文學布在州郡極留滯故欲請選用之為學官而復補卒史及

郡屬備負意事可知

竊詳此段自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下至請諸能稱是指白身受

業而通一藝者自是有秩比二百石至補郡屬備負是指

受業而通一藝者然白身通藝者可以為郎中則其官反高郎

秩比三百石已仕通藝者只可為左右內史太守卒史則其位反卑

佐中秩百石以下殊不可曉考訂精詳者必能知之按西漢公卿百官

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秦焚詩書獨存博士官所職者則猶令

其司經籍然既曰通古今則上必有所師承下必有所傳授故

其徒實繁秦雖存其官而其甚惡其徒常設法誅滅之始皇使御

史案問諸生傳相告引至殺四百六十餘人又令冬種瓜驪山

實生命博士諸生就視為伏機殺七百餘人二世時又以陳勝

起召博士諸生議坐以非所宜言者又數十人然則秦之於博

士弟子非惟不能考察試期之蓋惟恐其不漸盡泯沒矣叔孫

通面諛脫虎口而逃亡孔甲持禮器發憤而事陳涉有以也哉

儒林傳自武帝立五經博士問弟子負設科射策勸以官祿

師古曰射策者謂為問難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置為甲乙

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而釋之以知優省射之言投射也

按此即後世糊名之意但糊名則是隱舉人之名以防囑託徇私此則似是隱問難之條以防假手宿構其欲示公一也

張湯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

按湯本傳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傳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深刻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夫尚書春秋所三豈有舞文巧詆慘酷深刻如湯之為乎今以上向文學而今博士弟子以其所學附會緣飾之則所謂廷尉卒史者徃徃皆曲學阿世如公孫丞相之流耳狄山以博士稍持正論抗湯則觸禍機矣賈山所謂士脩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此語當為武帝發孝文則未嘗壞天下士也

昭帝舉賢良大學增博士弟子貢滿百人

宣帝末增倍之

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為設貢千人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

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貢三千人歲餘復如故

先公曰西漢博士隸太常有周成均隸宗伯之意州有博士和有文學掾五經之師儒官之官長吏辟置布列郡國亦有黨序遂序之意然有二失鄉里學校人不升於大學而補弟子貢者自一頃人好文學敬長上儀狀端正公卿弟子不養於太學而任子盡隸光祿勳自有四科考試殊驗異方不之心術分裂不一上之考察馳騫不精

哀帝時置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謂喪家

按學校禮義之地博士弟子公卿之儲則親喪而予寧持服
宜也然漢時居官者實未嘗行喪禮薛宣後母死弟脩去官
持服宣謂脩三年喪少能行者由是兄弟不和翟方進母死
既葬三十六日起相事士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
注即文帝遣宣方進賀為相封侯猶不能捨去祿位躬行三
詔所言也年之喪而乃欲立此法以律從學干祿之仕乎

陽朔二年詔曰古之立太學將以傳先王之業流化於天下也儒林
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否
則學者無述焉為下所輕非所以尊道德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丞相御史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
平帝時王莽東政增元士之工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為負常負之外
更開此路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為
文學掌故云奏起明堂辟廱靈臺為學者築舍萬區

班固儒林傳贊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負設科射策勸以官
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寢盛枝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
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利祿之路然

辟廱 武帝封泰山還登明堂見寬上壽曰間者聖統廢絕陛下發
憤祖立明堂辟廱

河間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注三雍明堂
辟廱靈臺也

成帝時魏為郡於水濱得古樂十六枚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廱設
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登揖遜之容以風化天下成帝以向言下
公卿議會向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廱案行長安城南營表未
作遭成帝崩群臣引以定諡及王莽為宰衡欲耀衆庶遂興辟廱因
以篡位

按據此說則辟廱王莽時方立之武帝置博士弟子負不過
令其授學而無其通藝上第者擢用之未嘗築宮以居之也

然考兒寬所言與河間獻王對三雍宮之事則似已立於武帝之時何也蓋古者明堂辟雍共為一所蔡邕明堂論曰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圍如壁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武帝時封泰山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圍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北入名曰崑崙天子從之以入拜祀上帝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修封時以禮太一五帝蓋兒寬時為御史大夫從祠東封還登明堂上壽所言如此則所指者疑此明堂耳意河間獻王所對之地亦是其處非養士之辟雍也班固漢書武帝贊董仲舒傳只言後武帝立學校之官皆自仲舒發之明元未嘗有庠序也至成帝時劉向所言則專為庠序而設然班固禮樂志曰世祖受命中興乃立明堂

辟雍顯宗即位躬行其禮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養三老五更於辟雍威儀既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禮樂未興群下無所從詭而庠序尚未設之故也則知東都亦未嘗以辟雍為庠序然世祖建武五年已立大學而固之時尚言庠序未設何耶當考

又按徐天麟西漢會要言三輔黃圖漢辟雍在長安西北七里忍即王莽所立又言大學亦在長安西北十里有市有獄豈即辟雍或別一所耶論堂得下獄傳上弟子王威舉下諸生會者十餘人此亦西都已立大學之一證當考

西漢以博士入官

賈誼 吳公薦為博士

董仲舒

疏廣

薛廣德

彭宣

貢禹

韋賢

夏侯勝

轅固

石君

韓嬰

胡毋生

嚴彭祖 江公

以太常掌故入官

晁錯 以文學克

以博士弟子入官

息夫躬

兒寬

終軍

朱雲

睦弘 明憲

蕭望之 射策甲科

匡衡 射策甲科

馬宮 射策甲科

翟方進 射策甲科

何武 射策甲科

王嘉 射策甲科

施雠

房鳳 射策甲科

召信臣 射策甲科

世祖建武五年十月營起太學車駕幸太學博士弟子各有差

洛陽記太學在洛陽城南開陽內外去南門八里講堂長十丈廣二

文堂前石經四部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它乎其中

光武中興先訪儒雅四方學士雲會京師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其

家法教授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

十四博士謂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音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

禮大小戴春秋嚴太僕朱浮以國家既興宜廣博士之選乃上書

曰夫太學禮義之官教化所興博士之官為天下宗師使孔聖之

言傳而不絕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選爰自畿夏延及四方伏

聞詔書更試五人唯取見在洛陽城者臣恐自今以往將有所失

求之密邇容或未盡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樂凡策試之本貴得其

真非有期會不及遠方也及諸所召試皆私自發遣非有傷費煩

擾於事也語曰中國失禮求之於野臣浮至得與講圖識故敢越

職帝然之

東漢之制太常卿每歲試博士其能否 建武中太常選試博

士四人陳元為第一張元舉為郎會類氏博士缺元策試第

一拜為博士 蔡茂試博士對策頗優異以高等推拜議郎 楊

仁舉孝廉除郎太常 仁經也博士仁自以年未五十不應舊科

五十五

上府遴選

漢中儀博士

按西京博學之選以名流為之無遺試之法中興以來始試而後用蓋既崇其為人之節範則不容不試其能否也

博士舉狀曰生立愛敬喪沒之禮通書尚書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奧隱之樂道下求聞達身無吝嗇病疾三十六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貴顯行憲四科經生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舉

十九年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具宗被服儒衣温恭有醞藉辨明經義每以禮遜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及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吹擊磬盡日乃罷

仲元元年初營明堂辟雍靈臺未用事

永平二年臨辟雍初行大射禮

武始建三廡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群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

廡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圍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其後復為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上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

蔡邕明堂論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為皆曰太廟謹承天隨時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稚之學相善長選造士於其中以制度生者乘其能而至死者論其功不察其故為大教之官而四學具焉官司備焉譬如此辰考其功不察其故為大教之官而四學具焉官司備焉譬如此

來明一統之故言明堂主之大義之深也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其主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西周水圍如璧則曰辟雍其古而實事其實一也春秋因魯取宋之姦賂則顯之太廟以明其主建清廟明堂之義經曰取部大鼎于宋納于太廟傳曰非禮也君人者將紹德塞違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祀其食也六德備而有瘳升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昭無言官百官於是戒懼而不敢易紀律所以大明教也以周禮論曰魯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禮記檀弓曰王齋禘於清廟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曰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

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於太廟以天子禮樂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所以異魯於天下取周清廟之歌歌於魯太廟明堂魯之廟猶周清廟也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孫者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在中央曰太學天子之所自學也禮記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園見九侯門子日側出西園視五國之事日闡出北園視帝節猶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南門稱門西門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知掌教國子與易傳保傅王居明堂之禮參相發明為四學焉文王

世子篇曰九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始之養也適東序擇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位焉春夏學于夏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詔學皆在東序東序東之堂也學者詔焉故稱大學仲夏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禮記大學志曰禮士大夫學于聖人善人祭于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大學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賢于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即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大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雍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宮象日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名曰辟雍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舍奠於學以訊讖告樂記曰武王代殷為俘馘于京太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京鎬京也太

室辟雍之中明堂太室也與諸侯泮宮俱獻馘焉即王制所謂以訊讖告者也禮記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者則曰明堂行悌者則曰大學故孝經合以為一義而稱鎬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雍太學事通合之義也其制度數各有所法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屋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圖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閭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亦應三統四鄉五色者象其行外廣二十四丈應一歲二十四氣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

按如蔡邕之說則古者明堂辟廱太學太廟合為一所以朝以祭以教以饗以射皆於其地東漢時辟廱以為天子養老大射行禮之所太學以為博士弟子授業之所析為二處與古異要之太學與辟廱固不可析為二處養老大射其與傳道授業亦豈二事哉

班固辟廱詩廼流辟廱辟廱湯湯聖皇蒞止造舟為梁皤皤國老乃父乃兄抑抑威儀孝友光明

致堂胡氏曰明帝幸辟廱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於太學詳此禮則知東京太學與辟廱相去亦非近地蓋漢世辟廱不為養士之所顯宗以迎老更而至焉非此時也則賢字之設遂虛之耶商周在先代之學故記言養國老於其庠養庶老於其序且食三老五更於太學矣不應以為未足又建辟廱也

永平九年為四姓小侯開立學校置五經師四姓為外戚陰氏馬氏

列侯故小侯

安帝元初六年鄧太后召和帝弟濟北河間王子男女年五歲以上四十餘人又鄧氏近親子孫三十餘人並為開邸第教學經書躬自監試尚幼者使置師保朝夕入宮撫循詔導恩愛甚渥

肅宗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帝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為通義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逸軼博存眾家

和帝永元十二年賜博士官弟子在大學者布人三匹

司徒徐防上疏以為漢立博士十有百家設甲乙之科以勸勉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臣以為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從先師義者相伐者皆正以為非上從之

和帝亦敦學東觀覽閣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時樊準徐防
並陳敦學之宜只言儒職多非其人於是制詔公卿妙東其選三
署郎能通經術者皆得察舉

順帝永建六年繕太學更開石房室

將作大匠翟璜言孝文皇帝始置一經博士武帝太合天下之書
而孝宣論六經於石渠學者滋盛弟子萬數光武初興愍其荒廢
起太學博士令內外講堂諸生橫巷為海內所集明帝時辟廱始
成欲毀太學太尉趙熹以為太學辟廱皆宜兼存故並傳至今而
頃者頽廢至於園採芻牧之處宜更修繕誘進後學帝從之學者
為酺立碑銘於學

陽嘉元年以太學新成試明經下第者補弟子增甲乙科員各十人
除郡國耆儒九十人補郎舍人左雄又奏召海內名儒為博士使公
卿子弟為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康河南趙建年始十
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

前漢成帝末歲課甲科四十人乙科二十人今各增十人則甲科
五十人乙科三十人并丙科二十人為一百人

自安帝覽政薄於藝人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頽弊
順帝感翟酺之言更修黌舍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
質帝本初元年令郡國學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詣太學自大
將軍至六百石皆遣子受業歲滿課試以高第五人補郎中次五人
太子舍人又千石六百石四府掾屬三署郎四姓小侯先能通經者
各令隨家法其高第者上名牒以次賞進

梁太后詔令大將軍以下悉遣子入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
之以此為常禮官傳曰春三月九月習禮生皆使太學學生自是游學增盛至三萬
餘生然意尚漸疎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

相帝延熹五年太學五門自壞襄楷上疏曰太學天子教化之宮其

門無故自壞者言文德將喪教化廢也

時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譏汝南南陽又有畫諾坐嘯之謠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為之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公族進階公族姓也扶風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牢脩乃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天子震怒下郡國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收執膺等辭所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書名三府禁錮終身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徒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曰八顧曰八及曰八廚猶古之八元八愷也

東坡蘇氏南安軍之學記曰學莫盛於東漢士數萬人噓枯吹

生自三公九卿皆折節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其取士議政

可謂近古然卒為黨錮之禍何也曰此王政也王者不作士自

以其私意行之於下其禍敗固宜

建和初詔諸學生言十六以上比郡國明經試次第上名高第十五

入上第十六人為中郎第十七人為太子舍人下第十七人為王家郎

永壽二年詔復課試諸生補郎舍人其後復制學生滿二歲試通二

經者補文學掌故其不能通二經者須後試復隨輩試之通二經者

亦得為文學掌故其已為文學掌故者滿二歲試能通三經者擢其

高第為太子舍人其不得第者後試復隨輩試第後高者亦得為太

子舍人已為太子舍人滿二歲試能通四經者推其高第為郎中其

不得第者後試復隨輩試第復高者亦得為郎中滿二歲試能通五

經者推其高第補吏隨才而用其不得第者後試復隨輩試第後高

者亦得補吏

其後綱紀... 凡所選用莫非情故乃立三三之法... 靈帝熹平五年試太學生年六十以上百餘人除郎中太子舍人至

王家郎郡國文學吏黨人既誅其高名孝士多坐流廢諸博士試甲

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訟亦有私行金貨定蘭靈添著經字以合其

私文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列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

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古文謂孔子壁中書其書秦始皇使程

簡易也

鴻都門學 初靈帝好學自造皇義篇五十五章因引諸生能為文賦

者本頗以經術相招後諸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

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執之徒並待制鴻都門下喜

陳方俗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蔡邕上封事言古者取

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出郡學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

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也

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

游意當代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

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

臣每受詔於盛化明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

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

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

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則泥君子故

當志其大者光和元年遂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象其

諸生皆勅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乃

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耻與為列焉後又詔中尚方為鴻都文學

梁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像立贊以勸學者尚書楊球奏曰臣聞傳

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案松覽等皆出於微賤斗筭小人

依憑世戚附託權豪俛眉承睫復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為篆盈簡

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辯心假手請字效偽百品莫不被兼殊恩蟬蛻渾濁是以有識掩口天下嗟嘆三閭圖象之設以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孺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也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書奏不省

先公曰鴻都門漢宮門也太子保之廢來歷與九卿朝臣俱詣鴻都門證太子無過即其所也太學公學也鴻都學私學也學乃天下公而以爲人主私可乎是以士君子之欲與爲列者則以爲耻公卿州郡之選辟也必敕書強之人心之公豈可誣也雖然有所由然也在昔明帝之朝幸辟靡辨說講白虎觀稱制臨決也先儒戴氏論曰天下是非折於理不折於勢君子論學無庸於挾貴爲也天子之尊群臣承望不及是是非豈能盡斷於天下之理乎明章皆崇儒重道之君也尊禮師傅是正經

義豈不盡善盡美哉明帝臨幸辟靡自爲辨說已失人君之體矣章帝慮五經同異博集諸儒會議白虎觀天子稱制臨決去章帝遠六經殘闕諸儒論難前後異說而欲以天子之尊臨定是非於一言之間難矣哉鴻都之興蔡邕言之以爲章帝白虎釋義其事優大彼靈帝之童心稚識何足語此愚謂啓帝之私心者徃徃自白虎觀之稱制臨決始

按靈帝之鴻都門學即西都孝武時待詔金馬門之比也然武帝時雖文學如司馬遷相如枚臯東方朔輩亦俱以排優畜之固未嘗任以要職而靈帝時鴻都門學之士至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耻與爲列則其人品可知然當時太學諸生三萬餘人其持危言覈論以激濁揚清自負者誅戮禁錮殆靡子遺而其在學授業者至爭第相更告訟無復廉耻且當時在仕路者上自公卿下自孝廉茂材皆西園諧價敵修

宮錢之人矣於鴻都學士乎何誅

獻帝初平四年九月試儒生四十餘人上第即位即中次太子舍人下第者罷之

詔曰孔子歎學之不講不講則所識日忘今者儒年踰六十去離本土營求糧資不得事業結童入學白首空歸長安農野永絕榮望朕甚憫焉其依科罷者聽為太子舍人

時長安中為之謠曰頭白皎然食不克糧裹衣

蹇裳當還故鄉聖主愍念悉用補郎舍是布衣被服玄裳

十月太學行禮車駕幸永福城門臨觀其儀賜博士以下各有差

先公曰試士科選也觀禮文字也天下承平行之可也是時姦兇亂朝殺戮宰輔諸侯據地戕虐王臣盜賊未平道路不通國家岌岌有形亡之危而獻帝方為此舉何其不知務漢祚至此時已如日薄桑榆如人迫老毛荒乃不自哀而哀者儒之不遇耶東漢以博士入官

蔡茂

承宮

郎顛

曹褒

盧植

戴憑

歐陽歎

李安

楊倫

魏應

文獻通考卷之四十終

文獻通考卷之四十一

鄱

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學校考

大學

魏志王肅傳自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懷苟且紀綱既衰儒道尤甚至黃初元年之後新主乃復始掃除太學之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備博士之員錄依漢甲乙以考課申告州郡有欲學者皆遣詣太學太學始開有弟子數百人至太和青龍中中外多事人懷避就雖性非解學多求詣太學太學諸生有千數而諸博士率皆麤疎無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無能習學冬來春去歲歲如是又雖有精者而臺閣舉格太高加不念統共大義而問字指墨法點注之間百入同試度者未十是以志學之士遂復陵遲而來求浮虛者各競逐也正始中有詔議園丘晉延學士時郎官及司徒領吏二

萬餘人雖復分布見在京師者尚且萬人而應書與議者略無幾人
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多皆相從
飽食而退嗟天學業沈隕乃至於此是以區區私心常費乎數公者
各處荒亂之際而能守志彌篤者也數公謂董過賈洪郭舉薛夏
魏禧蘇林樂詳等七人為儒宗
黃初五年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時慕學者始
詣太學為門人滿二歲試通一經者稱弟子不通一經者罷遣漢舉
補官

並如後漢
建和之制

明帝太和二年詔由勅郡國貢士以經學為先

四年詔曰世之質文隨教而變兵亂以來經學廢絕後生進趣不由
典謨豈訓導未洽於進用者不以德顯乎其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
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丞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皆罷退之

齊王正始中劉馥上言黃初以來崇立太學一十餘年而成者蓋寡
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子孫耻非其倫故學者雖有其名而無

其實雖設其教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行為人表經任人師者掌
教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從十五皆入太學明制黜
陟陳榮辱之路

明帝時高柔上疏曰今博士皆經明行修一國清選而使遷除限
不過長懼非所以崇顯儒術節勵怠墮也宜隨學行優劣待以不
次之位敦崇道教以勸學者於化為弘

按兩漢博士皆名儒而由博士入官者多至公卿今觀劉馥
高柔所言則知魏時博士之遴選既不精而博士之遷陞亦
復有限矣

吳主孫休永壽元年立學制曰古者建國教學為先所以遵理為
時養器也宜按舊制置學官立五經博士覈取應選加其寵祿見
吏之中及於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業一歲課試差其品第加
以位賞使凡之者樂其榮聞之者羨其稱以博王化以正風俗

晉武帝初七學生三千人 太始八年有司奏七學生七千餘人才
任四品聽留詔曰已試經者留之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學其餘
遣還郡國

咸寧二年起國子學 法周禮國之貴游子弟
國子受教於師者也

惠帝元康元年以人多猥雜欲辨其涇渭於是制立學官第五品以
上得入國學

東晉元帝時太常賀循言尚書被符經置博士一人又多故歷紀儒
道荒廢學者能兼明經義者少且春秋三傳俱出聖人而義歸不同
自前代通儒未有能通得失兼而學之者也况今學義甚類不可令
一人總之今宜周禮儀禮二經置博士二人春秋三傳置三人其餘
則經置一人合八人太常車胤上言按二漢舊事博士之職唯舉明
經之士選轉各以本資初無定班魏及中朝多以侍中常侍儒學最
優者領之職雖不同漢氏盡於儒士之用其揆一也今博士八人愚

謂宜依魏氏故事擇朝臣一人經學最優者不繫位之高下常以領
之每舉太常共研厥中其餘七人自依常銓選大興初欲修立學校
唯周易王弼尚書鄭氏古文孔氏毛詩周官禮記論語孝經鄭氏春
秋左傳杜氏服氏各置博士一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
置博士

太常荀崧 疏曰昔武皇帝崇儒術以賈馬鄭杜伏孔王何之徒
章句傳注 叙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二十州之中師徒相傳學士
如林猶器 張華劉寔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伏聞節省之制皆三
分置二博士舊負一有九人准古計今猶未中半九人以外猶宜
增置周禮 左氏公 三穀梁春秋臣以為宜各置一人以傳其學遇
王敦難不行

征南軍司馬 裴頠上言其亂以來厚存墮廢議者或謂平世尚文遭
亂尚武之言似之而實不然夫儒道深奧不可倉卒而成比天下

平秦然然之則廢墜已久矣又貴游之子未必有新將搆旗之才從軍征之役不及盛年使之講隸道義良可惜也世道久喪禮俗日墜一火之消膏莫之覺也今王業肇建萬物攢興宜篤道崇儒以勵一化從之

成帝咸康三年國一曰袁瓌太常馮懷以江左浸安請興學校帝從之乃立太學

致堂胡氏曰古者一建學校者惟戴邈與袁馮三君子懇懇言之而終不能行漢之俗還孔孟之教任是責者其度亮乎

先公曰是時趙亦下書令郡國立五經博士初勒置大小博士至是復置國子博士南北之學並興而江左雖微中原喪亂則自若也

孝武太元初於中堂立行太學時無復國子生置太學生六十人國子生權銓大臣子孫六十人專訖罷

其國子生見祭酒博士單衣而巾執經一卷以代手板

自穆帝至孝武並以中堂為太學

太元九年尚書謝石請興復國學以訓胄子頒下州郡普修鄉校帝納其言明年選公卿二千石子弟生增造廟房屋百五十五間而品課無章君子耻與其列國子祭酒殷茂上言臣聞舊制國學生皆取冠族華胄比列皇儲而中混雜蘭艾遂令人情耻之詔雖褒納竟不施行

秦王堅臨太學考學生經義上第擢敘者八十三人又作教武堂於渭城命太學生三朔陰陽兵法者教授諸將 隗平公融坐擅起學舍為有司所糾高泰謂王猛曰昔魯僖公以泮宮發頌齊宣王以稷下垂聲今陽平公開建學宮追蹤齊魯不問明詔褒美乃更煩有司舉劾平乃止 自永嘉之亂庠序無聞及堅之僭頗留心儒學

宋武帝詔有司立學夫就而崩

文帝元嘉二十一年立國學二十七年廢

帝雅好藝文使丹陽尹廬江何尚之立玄學太子恁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恭運謝元立文學散騎常侍雷次宗立儒學為四學

司馬氏曰荀子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然則文章一端文者儒之餘事至於芝莊虛無固非所以為教也夫學者所以求道天下無二道安有四學哉

齊高帝建和四年詔立國學以張融為祭酒置博士生百五十人取王公以下子孫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家上郡二千里為限帝崩乃以國諱廢學

先公曰齊高即位之初求直言崔祖思以為人不學則不知道此逆亂之所由生宜開文武二學使人依方習業優殊者待以不次此國學之所以置歟南史儒林傳叙言國學時或建置而勸課未博建之不能十年取文具而已宋齊一也張緒見謂風

流在清簡寡欲之目以為有正始之風善清言而已師道恐不止於清言然當時以為極選矣是春置學校以國哀罷曾不及歲江右之學校如此

帝永明三年詔立學初宋太宗置聰明觀以集學士亦謂之東觀上以國學既立省聰明觀召公卿以下子弟置生二百二十人其年中悉集

時王儉領國子祭酒詔於儉宅開學士館以聰明四部書充之又詔儉以家為府自宋世祖好文章士大夫悉以文章相尚無以專經為業者儉少好禮樂及春秋言論造次必於儒者由是衣冠翕然更尚儒術儉十日一還學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劔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斜挿簪朝野慕之相與倣倣以儉祭辭相令國子生單衣角巾執經代手版

東昏侯永元初詔依永明舊事廢學時有司奏國學太學兩存焉

國子助教曹思文上表曰今制書始下而廢學先聞將恐觀國之光者有所缺也若以國諱官廢昔晉武立學爰泊建元百餘年中未嘗暫廢其間豈無國諱永明以德太子故廢斯非古典今之國學即古之太學太子入國學以行禮也太子入國學以齒讓也太學之與國學斯是晉代殊其士庶異其貴賤耳然貴賤士庶皆須教國學太學兩存之可也

梁武帝天監四年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又置胄子律博士

五年置集雅館以招遠學又詔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在從師者皆入學幸國子學策試胄子賜訓授之司各有差

致堂胡氏曰史稱武帝雅好儒術至是置五經博士開館宇招後進四館所養士喻千人射策通用者除吏又修孔子廟以示尊師他日又幸國子監親臨講肄且令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可從師者皆入學可謂勤矣然儒風不振人才不出何也帝心

尚佛自天監改元即不肉食此躬行也故特以美行興學養士故人不從其令而從其意意乃身率令乃文具其後網維不立人紀胥廢國破身隕為萬世笑蓋始於此人主心術所尚可不慎哉

陳天嘉以後稍置學官雖博延生徒成業蓋寡其所采掇蓋亦梁之遺儒

後魏道武帝初定中原始於平城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餘人天興二年增國子太學生員三千人

帝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對曰書籍帝曰書籍允有幾何如李先曰自書契以來世有滋益以至於今不可勝計苟人主所好何憂不集珪從之命鄆縣大索書籍送平城又命集雅館生儒生比眾經文字義類相從者凡四萬餘字號曰眾文經

明年時改國子為中書學立教授博士

太武始光三年立太學於城東後徵盧玄高允等八人鄴各舉才學於是人多砥礪儒術韓興

孝文大和中改中書為國子又開皇子之學建明堂辟廱及遷都洛陽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又詔求天下遺書秘閣所無有裨時用者加以厚賞

宣武時復詔營國子學於四門大選儒生以為小學博士貢四十一人雖黌宇未立而經亦彌顯時天下承平學業大盛故燕齊趙魏之間橫經著錄不可勝數大者千餘人小者猶數百州舉茂異郡舉孝廉對揚王庭每年逾眾 正光三年始置國子生三十六人

齊時師保疑丞皆賞勳舊國學博士徒有虛名唯國子一學生徒數十人耳胄子以通經進仕者唯博陵崔子發廣平宋游卿而已周武帝保定三年幸太學以太傅燕公于謹為三老而乞言焉

天和元年詔諸胄子入學但束脩於師不勞釋奠釋奠者學成之祭自今永以為式

隋文帝開皇中令國子寺不隸太常自前代皆屬太常也

仁壽元年詔以天下學校生徒多而不精唯簡留國子學生七十人太學四門及州縣學並廢前殿內將軍河間劉炫上表切諫不聽又改國子為太學

水心葉氏曰仁壽元年減國子學生止留七十人大學四門州

縣學並廢當時國子千數則所散遣者數千萬人矣豈不駭動雖有諫者皆不聽 史臣以為其暮年精華稍竭致然時方遣十

六使巡省風俗 詔以為徒有名錄空度歲時未有德為代範

才任國用良由 考之理多而未精至三年七月下詔令州縣搜揚賢哲 傳 莫見幽人徒想 未聞至道惟恐

商歌於 夷門皆意懇切且限 三旬咸令進路徵

召將送必學以禮則外謂精華將竭有所厭者亦未然蓋其
心實謂空設學校未足以得人耳古之為教材者必由學舜
周公之論是也漢以傳經師章句而已材者由於學則枉以
壞不材者由於學則廢以成材之無本而不行取之雖驟而不
獲則學之廢矣漢廢之天易也
先公曰劉歆之表言學校不立廢而帝不納由其不學故也牛
奇章不可辭其責矣後盜賊群起經籍道息而炫亦以飢死
哀哉而水心乃以為中心實謂空設學校未足以得人材然則
廢之誠是歟

煬帝即位後開庠序國下郡縣之學盛於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
畢至使相與講論得失於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以奏聞于時舊
儒多已凋亡惟信都劉士元河間劉光伯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及
古今後生鑽仰諸經議疏摺紳咸宗師之既而外爭四夷戎馬不
師徒怠散盜賊群起方領矩步之徒亦轉死溝壑經籍湮沒於煬
矣

唐制凡學六皆隸于國子監國子學生二百人以文武三品以上子
孫若從二品以上曾孫及勳官二品縣公京官四品帶三品勳封之
子為之太學生五百人八五品以上孫職事官五品親若三品
曾孫及勳官三品以上子孫職事官五品以上子孫其五百
人以勳官三品以上無封四品有封及文武七品以上子為之八百
人以庶人之後異姓為之律學生五十人書學三十人算學生三
十人以八品以下及庶人之通其事者為之
都督中都督府上各六十人下都督府中州各六十人下州四十
人京縣五十人上縣四十人中縣中下縣各三十人下縣二十人
國子監生尚書省祭酒統焉州縣學生州縣各二百人
館二門下省有文書館生三十人東官有崇文館生二百人以皇總

麻以上親皇太后皇太后親皇相及散官一品以上身食實封者京官職事者三品中黃一使部之子爲之九博一助教分經授諸生未終經者無考
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一經學十八以上二十五以下九禮記春秋左氏傳爲大經詩周禮儀禮爲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傳穀梁傳尙小經通二經者上經小經各一若中經二通三經者大經中經小經各一通五經者大經皆通餘經各一考經論語皆兼通之凡治考經論語共限一歲尙書公羊傳穀梁傳各一歲半易詩周禮儀禮各二歲禮記左氏傳各三歲學書日紙一幅間習時務策讀國語說文字林三蒼爾雅九書學石經三體限三歲說文二歲字林一歲九等學孫子五曹共限一歲九章海島共三歲張仁建夏侯陽各一歲周髀五經算共一歲綴術四歲緝古三歲記遺三等數皆兼習之旬給假一日前假博士考試讀者千言試一帖帖三言講者二千言問大義一條總三條通二爲第不及者有罰

終通一年之業口問十義大條通八爲上六爲中五爲下併三下與在學九歲律生六歲不堪貢者罷歸諸學生通二經俊士通三經已及第而願留者四門學生補太學太學生補國子學每歲五月有田假九月有授衣假二百里外給程其不帥教及歲中違程滿三十日事故百日緣親病二百日皆罷歸既歸罷條其狀下之屬所五品以上子孫送兵部准蔭配色每歲仲冬州縣館監舉其成者送之尙書省高祖武德元年詔皇族子孫及功臣子弟於秘書外省別立小學太宗貞觀五年以後數幸國學於門一別置弘文館於東宮置崇文館遂增創學舍一千二百間國學大學四門亦增生負其書算各置博士凡三百六十員其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以經業無何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於是國學之內八千餘人國學之盛近古未有

高宗龍朔二年東都置國子監明年以書學隸蘭臺算學隸秘閣律

上元二年加試貢士老子策明經二條進士三條國子監置大成二十人取已及第而聰明者爲之試書日誦千言并日試策所業十通七然後補其祿俸同直官通四經業成上於尚書吏部試之登第加一階放選其不第即習業如初三歲而又試三試而不中第從常調武后聖曆二年鳳閣舍人韋嗣立上言國家自永淳以來二十餘載國學廢散胄子衰缺時輕儒學之官莫存章句之選入垂拱已後文明在辰盛典鴻休日書月至因藉際會入仕尤多陛下誠能下明制發德音廣開庠序大敦學校三館生徒即令追集王公已下子弟不容別求仕進皆入國學服膺訓典崇飾館廟尊尚儒師則四海之內靡然向風矣

中宗神龍二年勅學生在學各以長幼爲序初入學皆行束脩之禮禮於師國子太學各絹二匹四門學絹二匹俊士及律書算學州縣各絹一匹皆有酒脯其束脩三分入博士二分助教又每言國子監所管學生國子監試州縣學生當州試並選藝業優長者爲試官監試

洪氏容齋隨筆曰唐六典國子生初入置束帛一筐酒一壺脩一案爲束脩之禮太學四門律學書學算學皆如國子之法其習經有暇者命習隸書并國語說文字林三倉爾雅每旬前一日則試其所習業乃知唐世士人多工書蓋在六館時以爲常習其說文字林蒼雅諸書亦欲貴以結字合於古義不特銓選之時方取楷書道義者也束脩之禮乃於此見之開元禮載皇子束脩束帛一筐五匹酒一壺二斗脩一案三脰皇子服學生之服至學門外陳三物於西南少進曰某方受業於先生敢請見執篋者以篋授皇子皇子跪奠篋再拜博士答再拜皇子還迎遂進篋取篋博士受幣皇子拜訖乃出其儀如此州縣學生

亦然

詔宗室三等以下五等以上未出身願宿衛及任國子生聽之其學業成而堪責者宗正寺試送監舉如常法三衛番下日願入學者聽附國子學太學及律館習業蕃王及可汗子孫願入學者附國子學讀書

玄宗開元五年始令鄉貢明經進士見訖國子監謁先師學官開講問義有司為設食清資五品以上官及朝集使皆往閱禮焉

七年又令弘文崇文國子生季一朝參又敕州縣學生年二十五以下八品子若庶人以二十一以下通一經及未通經而聰悟有文詞

史學者入四門學為俊士即諸州貢舉省試不第願入學者聽開元十一年上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秘書監徐堅太常博士會稽賀知章等或修書或侍講以張說為修書使以總之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堅以為此屬無益於國徒為靡費欲悉奏罷之張說

於國家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上聞之重

詔而薄堅帝愛鄭虔之材欲置之右以六事專事更為置廣文館以虔為博士虔聞命不知廣文館司何事陸子相曰上增國學置廣文館以居賢者今稱出言廣文館始不亦美乎虔乃就職久之兩壞在舍有司不修終元會始國子館自是遂廢

天寶十二載始又下詔知貢舉人不由國子及郡縣學之勿舉選十四載復始

代宗廣德二年詔曰古者設太學教胄子雖天子不立其章或動而俎豆之事不廢漢室戎車屢駕諸生輟講宜延儒生在館習業度支給厨米

蕭昕時為國一祭酒建宗太學以樹教本帝嘗其言詔群臣有籍

子五十八

子五十八

子五十八

學四門三館各文五經博士... 直律館... 禮部為太學... 部考試法... 十得八為通策... 解具言試曰義闕一二許兼收焉... 明經為名得第授官與進士同有詔尚書省集百官議皆以習俗... 又制度難分明省禁非外司所宜名周官世職者稱氏國學非... 官不得名辟靡省太師氏大抵憚改作故無施行者

憲宗元和二年置東都監生一百員自天寶後學校益廢生徒流散... 永泰中雖置西監生而館無定員於是始定生員西京國子館生八... 十人大學七十人四門三百人廣文六十人律館二十人書算館各... 十人東都國子館十人大學十五人四門五十人廣文十人律館十... 人書算館二人

韓愈請復國子監生徒疏曰國家典章崇重庠序近日趨競未復... 本原至使公卿子弟耻游太學工商冗冗或取上庠今聖道大明... 儒風復振恐須革正以贊鴻猷今請國子館並依六典其太學館... 量許取無資蔭有才業人充如有資蔭不補學生應舉者請禮部... 不在收試限請嚴送法司科罪緣今年舉期已近伏請去上都五... 百里內特賜亦同收補其五百里外且任鄉貢至來年春一時收... 補其厨粮度支先於二百七十四人今請准新補人數量加支給

又論新注學官標準今年赦文委國子祭酒選擇有經藝堪訓導生徒者以充學官近年吏部所注多循資叙不考藝能至今生徒不自勸勵伏請恭專通經傳海墳史及進士五經諸色登科人不以此擬其新授官上日必加研試然後效上以副聖朝崇儒尚學之意

文宗大和七年赦節文應公卿士族子弟取去年正月已後不先入國學習業者不在應明經進士之限

武帝會昌五年制公卿百官子弟及京畿內士人寄客修明經進士業者並隸名大學外州寄土人並隸名所在官學

咸通中劉允章為禮部侍郎請諸生及進士第並謁先師衣青衿介幘以還古制又建言群臣輸光學錢治庠序宰相五萬節度使四萬刺史萬詔可

梁開平三年國子監奏修建文宣王廟請率在朝及天下見任官俸錢每貫剋留一十五文

後唐天成二年正月中書門下奏伏以祭酒之資歷朝所貴爰從近代不重此官况屬聖朝方勤庶政須弘雅道以振時風望令宰臣一負兼判國子祭酒勅宜令宰臣崔協兼判其年八月十一日宰臣兼判國子祭酒崔協奏請國子監每年祇置監生二百員候解送至十月三十日滿數為定又請頒下諸道州府各置州學如有鄉黨備詣文行可舉者錄其事實申監司方與解送但一身就業不得影庇門戶兼大學書生亦依此例不得因此便取公牒輒免本戶差役又每年於二百人數內不繫時節有投名者先令學官考試校其學業深淺方議收補姓名勅宜依

五年正月五日國子監奏當監舊例初補監生有束脩錢二千及第後光學錢一千竊緣當監諸色舉人及第後多不於監司出給光學文抄及不給光學錢祇守選限年滿便赴南曹參選南曹近年磨勘

選人並不收監司光學文抄為憑請自今後欲准往例應色舉人及第後並先於監司出給光學文抄并納光學錢等各有所業等第以備當監逐年公使奉勅宜准往例自今後凡補監生須令情願於監中修學則得給牒收補仍據所業次第逐季考試中奏如收補年深未聞藝業虛沾補牒不赴試期亦委監司具姓名申奏

按五代弊法凡官府公使錢多令居官者自出其費宰相則有光省錢御史則有光臺錢至於監生亦令其出光學錢則貧士何所從出既徵其錢復不蠲其役待士之意亦太薄矣然史所言多者曾授業輒取解送者往往亂離之際其居學者亦皆苟賤冒濫之士耳

文獻通考卷之四十一終

文獻通考卷之四十二

鄱 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學校考

太學

宋初增修國子監學舍周顯德二年以天福修飾先聖十哲像畫七十二賢及先儒二十一人像于東西廊之板壁

太祖皇帝開寶八年國子監上言生徒舊數七十人先奉詔令分習

五經內有繫籍而不至者又有住京進士諸科常赴講席緣監生元

有定數欲以在監習業之人補充生徒詔令元繫籍而聽習不闕得

千秋賦繫籍而不至者聽於本官請其未入於籍而聽習者或有冠

裳之族不居鄉里令補監生之闕

仁宗慶曆二年天章閣侍講王洙言國子監每科場詔下許口官子弟以保官家子弟量試藝業給牒充廣文太學律學三館學生多或致

千餘人即隨試召保取解及科場罷日則生徒散歸考官倚席若此但為游士寄應之所殊無國子肄習之法居常講筵無一二十人聽講者欲望自今應國子監每遇科場勅下授納取解家狀日已前須實曾附本監聽學滿五百日者許投狀令本授官取文簿勘會詣實依例召京朝官委保方得取應每十人之中與解三人其未係監生欲求試補者亦不限時月投狀試業收補每日講筵應係聽讀生徒並於本授業學官前親書到曆如遇私故出入或疾告歸寧並具狀給假若滿周年不來參假者除落名籍事下國子監本監請自今試補學生聽讀五百日方許取解已得國學文解省試下者止聽讀一百日許再請解又國子監除七品以上子孫許召保官試補外八品以下至庶人子弟例不收補以此每遇科場多有冒稱品官子孫難以詳別或與詞訴請倣唐制立四門學以八品以下至庶人子孫補充學生自今年歲一補試差學官鎖宿封彌精加考核取文理精通者具名聞奏給牒收補內不合格者日令理日依舊聽讀後次與試若三試不中不在試補之限從之 四年詔國子監太學天下州縣學生更不立聽讀日限以諫官余靖極言其非便故也

按古人所謂中年考校九年大成者進德修業之事也至漢人之補博士弟子員則只限以通一經而後授之官唐人之法尚彷彿如此至宋熙豐後立三舍之法則不過試之以浮靡之文而誘之以利祿之途然明經而必至於通一藝試文而必至於歷三舍皆非旦暮可就故國家雖未嘗嚴其法制稽其去留而為士者內耻於習業之未精外誘於榮途之可慕其坐學之日自不容不久今慶曆之法所謂習業者雖有講肄聽讀而未嘗限以通經之歲月所謂榮途者止於拔解赴省途未嘗別有優異之捷徑此所以科場罷日則生徒散歸講官倚席雖限以聽學之歲月而不能強其久留反以淹

滯為困故不久而遂廢也

慶曆三年立四門學以士庶子弟為生自

四年判國子監王拱辰等言首善自京師漢太學二百四十房千八

百餘室生徒三萬人唐學舍亦千二百間今國子監才二百楹不足

以容學者請以錫慶院為太學從之明年三司言更造錫慶院之財

費多而虜使錫宴之所不可闕乃復以太學為錫慶院

皇祐末以胡瑗為國子監講書專管勾太學數年進天章閣侍講猶

兼學正其初人未甚信服乃使其徒之已仕者盛僑顧臨輩分治其

事又令孫覺說孟子中都士人稍稍從之一日升堂講易音韻高朗

指意明白衆方大服然在列者皆不喜謗議蜂起瑗不顧強力不倦

以卒有立迨今三十餘年猶用其規模不廢瑗在學時每公私試罷

掌儀率諸生會于首善令雅樂歌詩乙夜乃散諸齋亦自歌詩奏琴

瑟之聲徹于外瑗在湖學教法最備始建太學有司請下湖學取

之法以為太學法至今為著令

神宗熙寧元年增太學生員慶曆中堂置內舍生二百人至是又增

置一百尋詔以九百人為額

四年侍御史鄧綰言國家治平百餘年雖有國子監僅容釋奠齋庖

而生員無所容至於太學未嘗營建慶院廊廡數十間生員

纔三百人請以錫慶院為太學乃修成王廟為右學上以擬三王

四代膠庠序學東西左右之制下別寢後於漢唐立三真學舍之盛乃

詔盡以錫慶院及新集院西廡建講書堂四諸生齋舍官掌事者直

廬畧具而太學棟宇始僅足用者自王判官外益至立講總而為十

貢率二員共講一經委中書選美或主判官奏學生員置為三等初

入學為外舍外舍升內舍內舍升上舍上舍員以百內舍二百外舍

不限員各以其經從所請官受學月考試舉優等上中書其正錄

學諭以上舍生為之經各一員舉行卓異者立判直講復保上中書

審察奏除官先有職掌者已受官仍與... 侯直講教授有闕次第
選用

議學校貢舉

初蘇頌子嘉仁太學頽復嘗策問王莽後周變法事嘉極論為非
在優等蘇深密寫以示曾布曰此輩唱和非毀時政而大怒責張
琥曰君為諫官判監豈容學官與生徒非毀時政而不彈劾遂以
告安石安石大怒遂逐諸學官以李定常秩同判監選用學官非
執政所喜者不與陸佃宗正丞葉濤曾肇沈季真與選季良安石
妹婿濤其姪婿佃門人葉青弟也佃等夜在安石齋投口義旦至
學講之無一語出己其意三舍皆欲引用其黨耳

八年頒王安石詩書周禮義子學

詳見舉士門

太學安惇等已升上舍皆特免解其自發解者即免禮部試時三
舍未有推恩定法故特降命也

仁宗時嘗置武學既而中輟至是復置尋詔生員以百人為額又
置律學置教授四員

公試習律令生負義二道習斷案生負一道刑名五事至七事私試
義一道案一道刑名五事至二事

元豐二年頒學令太學置八十齋齋空三十人外舍生二千入內舍
生三百人上舍生百人總二三四五月一私試歲一公試補內舍生
間歲一舍試補上舍生封彌謄錄如貢舉法而上舍試則學官不與
考校公試外舍生入第一第二等參以所書行藝與繕者升內舍內
舍試入優平二等參以行藝升上舍上舍分三等俱優為上一優一
平為中俱平若一優一不為下上等命以官中等免禮部試下等免
解學正增為五人舉錄增為十人舉錄參以學生為之

太學生屢審訟學官升舍編曲下御史臺核實何正臣請置獄辭
所及雖非審所學言者皆得究治於是道遠編四方諸年獄始成

判監李彥真主受學生林贊梅馬與職官判監黃慶失察陳襄
受請皆降詔直請王沈之制雜太常丞李中興秩學有疎也
又詔歲賜緡錢不三萬五千又益郡縣田租屋課惠養之類以為
學費

學制所言國子監以國子名而實未嘗教養國子乃詔許清要官親
戚入監為國子生聽讀額二百人仍盡以開封府解額歸諸太學其
國子生解額以太學分

七年用司業朱服言四方來試禮部古雖不籍于太學或有願過若
造飛語謗朝政許監官以聞用學規一校罰

按子產不以鄭人譏執政之志而毀鄉校蓋以學校所以
來公論也今熙寧之建太學嘉言變法事忤介甫則學官
并坐其罪而改用李定常秩之徒試文則宗新經策時務則
誇新法今又立飛語謗朝政者以學規殿罰之條則太學之

設乃箝制羅織之具耳以是為一道德可乎

拓宗元祐六年冬象宗等言國學設師生而禁其謁見無從叩問禮
部詳度許從長貳請益仍立講誦考課之式私試既不鎖宿則是日
講說亦不廢

七年置廣文館解額先是開封解額稍優四方士子多冒畿縣戶以
試又有隸太學不及一年不該解試者亦往往冒戶禮部案舊制凡

試國子監者先補中廣文館生乃得以牒求試遂依倣其法立廣文
館生二千四百員除開封府元解百人則許自試其嘗撥取諸科二
百國子額四十通二百四十人者今皆取諸開封府以為本館解額

遇科場年試補館生中者執牒詣國子監驗試凡試者十人取一開
封考取亦如其數試者不及千人即以率減取仍嚴禁重試禮部言
國子生應解已有定額在法試者滿百人即如額取二十人若不滿

百即與國子混試通取以元祐五年計之凡五人有奇而解一人詔

自今太學及國子生發解並以是年分數准取

帝既親政詳臣多言元祐所更學校科舉制度非是帝念宣仁保佑
功久不許改至是議者益多監察御史郭知章言先帝立三舍法以
歲月稽其行實故入上舍而中上等者得不經禮部試特命以官責
備而持久故其得也難自元豐以來應格特命官者林自一人而已
誘進激勸莫善於此元祐新令遂罷推恩之制宜復元豐法以廣樂
育之德知章又請三學補外舍生依元豐令一歲四試皆從之罷五
路經歷通禮科太學生中上舍者悉用元豐制推恩上等即該注官
者歲每過二人免禮部試者每舉五人而止免解試者二十人而止
仍計數對除省試發解額其元祐法勿用諸三舍升補等法悉推行
舊制苟合增損即條具以聞

紹聖元年國子監奏罷廣文館發解其額本取之開封府諸科及國
子悉復還之凡學生自外路參假及新補中未該撥填入學者權附

國子監別號試取一次

詔五路禮部奏名額以十分之三與府監諸路進士通取二分合五
路通取餘五分監司職

罷春秋科

元符元年詔以命官人許為國子生毋過四十人凡試優取二禮兩
經許占全額之半而以其半及他經復置春秋博士崇寧間復罷之
徽宗崇寧元年命將作少監李誠即城南門外相地營建外學具為
辟廱蔡京又奏古者國內外皆有學周成均蓋在邦中而黨庠遂序
則在國外臣親承聖詔天下皆興學貢士即國南建外學以受之俟
其行藝中率然後升諸太學凡此聖意悉與古合今上其所當行者
太學專敷上舍內舍而外學則敷外舍生太學上舍本額一百人內
舍二百人今貢士盛集欲增上舍至二百人內舍六百人外舍三千
人外學為四講堂百齋齋列五楹一齋可容三十人十初貢至皆入
外學經試補入上內舍始得進敷太學太學外舍亦令出居外學俟

學成奏行之其勅令格式悉用太學見制國子祭酒總治學事外學
官屬司業丞各一人稍減太學博士正錄員歸外學仍增博士為十
員正錄為五員學士充學諭者十人直學二人俟貢士至為之置諸
王宮大小學教授立考選法

詔取士皆從學校三舍廢科舉法

見舉士門

內侍劉公度鄭謀肄業國庠文粗可采特減磨勘以旌之

令學生實非資問輒見師長因而干請用學規極等罰之凡奉祠及
仕而解官或待次悉許入內外學任子不繫州土隨所寓入學仍別
齋居處別號試考曾升補三舍生從後獻助得官其入學視任子法
大觀三年提舉淮東常平徐昉言蔭補入官人須隸學及一年不犯
上三等罰方許就銓試嘗再入等即免銓試公私試嘗為第一人比
銓試推恩從之

七年臣僚言進士之中銓格者每一百人而得占注優恩不過五七

人去年中上二等皆闕不取今取隸學國子試格用之銓法五年而
得上二等優恩者二百四十人免試者尚在其外是蔭補隸學者優
於累試得第之人詔在學嘗魁一試者許如舊恩餘止令免試注官
欽宗靖康元年右諫議大夫楊時言王安石著為邪說以塗學者耳
目使蔡京之徒得以輕其妄用極侈驟以奉上幾危宗社乞追奪安
石王爵毀去配饗之像使邪說淫亂不能為學者惑詔王安石從祀
孔子廟廷禮部其政立罷在鄭康成以下

御史中丞陳過庭言五經義微諸家因而異見所不能免也以所
是者為正所不者為邪此乃一偏之失也頃者有蘇軾為邪學
而加禁切已遂其禁許米其長而用之實為通論蔡酒梅時矯枉
太過復詆王氏以為邪說此又非也諸生習用王學坐眾見時而
詆訾之時引避不出乃得散還齋生又自互黨三黨至相追擊附
從者紛紛充為此者是以明時之不能服眾也詔行罷蔡祭酒

正言崔... 直論得失以求實是陛下... 十年來王... 下乎且... 王安石... 之說獨行... 陵夷以至... 寧以來博... 祐則謂王... 氏者乎自... 相制內外... 也疑有異... 乎前日博... 庭堅之文... 其鑑照已... 而元祐能... 律學 熙寧... 命官二負... 律令人試... 需用古今... 算學崇寧... 孫子五曹... 占一小經... 以通仕登... 容齋洪武... 文宣王爲... 算數之人...

其鑑照已罪一劫禁錮嚴刑重賞使不敢藏則其禁異亦已極矣而元祐能與王氏兩立乎其欺罔亦已甚矣

熙寧六年置教授四員凡命官學人皆得自占入學舉人須命官二員任其下素先入學聽讀而後試補習斷案人試案一道習律令人試大義五道月一公試三私試

需用古今刑書許於所屬索取凡朝廷新頒條令刑部畫日關送算學崇寧三年立其業以九章周髀及假設疑數爲算問仍兼海島孫子五曹張丘建夏侯算法并曆算三式天文書爲本科本科外人占一小經願占大經者聽公私試三舍法略如太學上舍三等推恩以通仕登仕將仕郎爲次

定其名風后女統諱首容成箕子商高常僕鬼史區巫咸九人
封公史蘇下徒父卜偃梓貞小楚立史趙史墨裨竈榮方甘德
石申鯨下長人欽壽昌夏侯勝京房翼奉李尋張衡周興單颺
樊英郭璞何承天宋景業蕭吉臨孝恭張恭張曾元王朴二十
八人封伯也平劉洪管輅趙達祖冲之殷紹信和芳許遵耿詢
劉焯劉炫傅仁均王季通饒雲羅李淳風王希明李鼎林邊同
郎顛襄楷二十人司馬季主洛下閔嚴君平劉微姜岌張立建
夏侯陽甄鸞盧太翼允人封男考其所條具固有於傳記無聞
者而高下等差殊為乖謬如司馬季主嚴君平止於男爵鮮于
妄人洛下閔同定太初曆而妄人封伯下閔封男尤可笑也十
一月又改以黃帝為先師云

書學 篆隸草三體字說文字說爾雅博雅方言五書仍兼通論語
孟子義願占大經者聽三舍試補升降略同算學法推恩差降一等

畫學 曰佛道人物山水鳥獸花竹屋木以說文爾雅方言釋名數
授說文則令篆字者首訓餘書皆設答以所解義觀其能通書意與
否仍分士流雜流別其齊以居之上流兼習一大經一小經雜流則
誦小經或讀律考畫文等以不傲前人而物之情態形色俱若自然
筆韻高簡為工三舍試補升降以及推恩略同書學惟雜流授官止
自三班借職以下三等

醫學 初隸太常寺神宗時置提舉判為始不隸太常亦置教授一
貢翰林醫官以下與上等學生及在外交醫為之學生常以春試取
三百人為額三學生應預者聽做三學之制立三舍法為三科以教
諸生有方脈科鍼科瘍科方脈以素問難經脈經為六經病源千金
翼方為小經考索升補等書如諸學之涉其選用是三者為尚藥醫
師以次醫職餘各以等補作為本學等士正錄及外以醫學教授云

小學 見童
科門

高宗建炎初詔即駐蹕於國子監立博士二員以隨駕之士三十
六人為監生

國子監古曰國子也舊制事官同姓絕不親釐務官大

功親聽禮試入學每三年科舉以一人取一中則七人

一然大學生皆得以公初試積其定分數五子生以父兄

嫌但寄理而已須父兄外補乃移入大學而待陞

紹興八年葉林正書曰西漢奪於大盜天下非漢有矣光武起於

河朔五年而建大學古晉滅於狂胡天下非晉有矣元帝興於江

左一年而建大學光武時十分天下有其四元帝時十分天下有

其二然二君急於教養未嘗以恢復為辭饋餉以為解我宋以儒立

國垂二百年懿範闕規非漢晉比也今中興聖祚駐蹕東南百司

庶府經營略備若起大學計官吏生徒姑且人不過費陛下

一觀察使之月俸願謀之大臣咨之宿學之獲盛典以昌文治而

廷臣皆曰若做元豐則軍食未暇而削禮也請徐議之正錄各一員養士

十三年始建太學置祭酒司業各一員博

七百人上舍生三十員內舍生五百七十員凡諸道住

本貫學滿一年三試中選不犯第三等已上罰或雖不住學而曾兩

預釋奠及齒于鄉飲酒皆聽取應九等十員是歲八月開補就試

者五千人自後春秋兩需三舍舊法凡四百十條紹興重修視元豐

尤密諸齋長諭月言學生行藝于籍謂師教不文每季終論可

選者考于學論考其合十日考于經錄二十日考于學正三十

日考于博士三十考其合考于經錄二十日考于學正三十

百人內舍三千人注於籍如逐舍與校定生內舍仍分優平二等

於次年六月以前聞奏諸補內舍附公試以外舍一二等同考選簿

參定若簿內所選者據闕陞補關多就試人少者以試人所得過

三分若簿內所選者據闕陞補關多就試人少者以試人所得過

等而考選不成其合理陞補年月聽以試中口為等已上罰或預

大考二十六

選而試不入上二等者諸補上舍以間歲九月五日鎖院發解年

再試入三等已上聽補合格分優平二等奏號長貳同折號官入院以所奏行

藝參定俱優為上一優一平為中俱平或一優一否為下否謂已經

及有優等預聞奏而試入優等注籍訖具名聞奏上等命以官中

等免省下等免解中下等補及一年並申尚書禮部若下等自該免

而再該免者即與免省其不自該免者許再試入優與陞等

王喚知臨安府括民間冒占白地錢歲今十二萬緡有畸為大學養

士之費

十八年詔大學在籍外舍生若入學已及五年不預校定及不曾請

到國學解或不曾公試入等自紹興十九年為始歲終檢校除籍免

請本州公據止召本學生二員委保再補以後歲終依此檢校

權禮部侍郎陳試之言國庠立額不為不廣然有待闕之士者臣

嘗得其說矣京師視四方為甚遠非身肄業上庠者不能取應其

歸者即就鄉舉故額常有餘今首善之地江浙土人便於往

來一補中外舍即無假滿不參之人故未嘗有闕後來之士將何

以待之國子監勘會昨京師上庠外舍生以二千人為額自來未

嘗滿額蓋緣四方士人請假歸鄉道途既遠往往止就鄉舉又舊

法或三經試而不與升補或兩經試而曾犯規罰自有除籍之法

所以闕額週流源源不塞今來上庠凡以一千人為額江浙士人

往還既無告假逾限除籍之慮得以故作規避占據學籍使有司

補試不行有若後進故有是命

按自崇觀以來三舍之法大備議者病其立捷徑之塗長奔

競之風然觀此疏則知當時尚有參攷而歸復取鄉舉者如

後來之法以資望言則舍選尊而鄉舉卑以名額言則舍選

優而鄉舉劣蓋未嘗有以太學生退就鄉舉者非惟國家無

此法而士亦決不肯辭尊而居卑舍優而就窄矣

二十七年詔自今以春季放補省試年即以孟夏立為定制
孝宗隆興元年始三歲一補

太學遇恩舊無免解法帝始創行之自是為兩省額增數十人
乾道二年詔下省併曾請舉赴補人以太學過省兩額收補額外勿
增在朝清要官眷親許傑子弟作待補國子別號考校如太學生遇
有期親任清要官更有國子生不預校定外補及差職事惟得赴公
試私試科舉則混試焉 舊公私試皆學官主之自淳熙後公試仍
鎖院降勅差官學官不預

太學補弟子真故例每三歲科舉後朝廷差官鎖院凡四方舉人
皆得就試取合格者補入之謂之混補淳熙後朝議以就試者多
欲為之限制乃立待補之法諸路漕司及州軍皆以解試終場人
每百人而取六人請赴補試率以開院後十日揭榜然遠
人多不就試則為他人取其公據代之冒溢滋甚慶元中

罷之嘉泰二年復行混補就試者至三萬七千餘人分六場十八

日引試云

三年黃倫以兩優釋褐自紹興建學至是始有兩優用崇寧恩例授
承務郎國子錄

朝野雜記舊制太學上舍生積校已優而舍試又入優等者就化
原堂釋褐號釋褐狀元例補承事郎太學正錄淳熙初鄭鑑自明
由此選不四年而為著作郎補郡自明數言事上甚喜久而稍厭
之六年劉純叟竟夫復以解褐除國子正時王仲行為兵部尚書
奏言今兩優釋褐初授京秩即授學官視狀元制科恩數過之事
理不當乞先與外任時知滁州張商卿亦言今中上舍為學官不
數年便可作監司郡守獄訟財賦非所素習豈能保其不謬乞先
注職官上然之十月丙申詔與殿試第二人恩例

光宗紹熙三年禮部侍郎倪思請混補以徠多士詔兩省臺諫可否

於是吏部尚書趙汝愚等合奏曰伏奉詔書講論混補之法蓋有根本之論稍師古始而言我國家恢儒右文列聖一揆內自京師外至郡縣皆有學慶曆以後文物彬彬幾與三代同風迨至崇寧創行舍法誠得黨弊遂序之遺意故一時學者粗知防檢非冠帶不敢行於道路遇鄉曲之長父學校之職則歛容而避之習俗誠美矣而其失也在於專習經義崇尚老莊廢黜春秋絕滅史學又罷去科舉遂使寒畯之士進取無他塗事理俱違旋行廢革炎祚中興始建太學于行都行貢舉于諸郡然奔競之風勝忠信之俗微亦惟榮辱升沉皆不由乎學校至於德行道藝惟取決於糊名苟爲雕篆之文無復進修之志視庠序如傳舍日師儒如路人季考月書盡成文具臣請遠稽古制近酌時宜不煩朝廷建官不勞有司增費惟重教官之選仍假守貳之權倣舍法以育才因大比而取士考終場之數定所貢之貢期以次年試于太學庶幾士修實行不事虛文漸復淳風仰禪大

化有三舍之利而無三舍之害其諸州教養課試陞貢之法下有司條上思議遂寢時朱熹門人或問三舍法如何熹曰欠去根頭理會若太學無非望之恩又於鄉舉額窄處增之則人自安鄉里矣

朱子學校貢舉私議曰學校必選實有道德之人使爲學官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蓋古之

太學主於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之來者爲義而不爲利且以本朝之事言之如李廌所記元祐侍講呂希哲之言曰仁宗之

時太學之法寬簡國子先生必求天下賢士真可爲人師者就其中又擇其尤賢者如胡翼之之徒使專教導規矩之事故當

是時天下之士不遠萬里來就師之其游太學者端爲道藝稱弟子者中心悅而誠服之蓋猶有古法之遺意也熙寧以來此

法浸壞所謂太學者但爲聲利之場而掌其教事者不過取其善爲科舉之文而嘗得雋於場者耳士之有志於義理者既

無求於學其奔趨輻湊而來者不過爲解額之濫舍選之私而已師生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相與言亦未嘗開之以德行道藝之實而月書季考者又祇以從其嗜利苟得冒昧無耻之心殊非國家之所以立學教人之本意也欲革其弊莫若一遵仁皇之制擇士之有道德可爲師者以爲學官而久其任使之講明道藝以教訓其學者而諸州所解德行之士與諸生去舍選之法而使爲之師者考不爲虛設而彼懷利干進之賢者而特命以官則太學之流自無所爲而至矣如此則待法之法固可罷去而混補者又必使與諸州科舉同日引試則其有鄉舉之可望者自不復來而不患其紛冗矣至於取人之法則又嚴爲之額而許其補中之人從上幾分特赴省試則其全鄉舉而來赴補者亦不爲甚失職矣其計會監試漕試附試之類亦當痛減分數嚴立告賞

以絕其冒濫其諸州教官亦以德行充而責以教導之實則州縣之學亦稍知義理之教而不但爲科舉之學矣

寧宗慶元二年以國子生負多偽濫則自今職事官期親釐務官子孫乃得試補凡監學生皆給綾牒若召謁在外遇科舉則試于漕司嘉定七年祭酒請以外舍分數及五分或六分最優者一人與次年升內舍後二年家擯始以外優升歲爲定例

宗學 紹興十四年建于臨安學生以百員爲額太學生五十人小學生四十人職事各五人置諸王宮大小學教授一員在學者皆南宮北宅子孫若親賢宅近屬則別選館職以教授焉 寧宗嘉定九年詔諸王宮學改作宗學參之國朝典故仍隸宗正寺以宮教授改爲博士宗諭

葉適論學校曰何謂京師之學有考察之法而以利誘天下三代漢儒其言學法盛矣皆人耳目之熟知不復論若東漢太學則誠

善矣唐初猶得爲美觀本朝其始議建學久而不克就至王安石乃卒就之然未幾而大獄起矣崇觀間以俊秀聞於學者旋爲大官宣和靖康所用誤朝之臣大抵學校之名士也及諸生伏闕搥鼓以請起李綱天下或以爲有忠義之氣而朝廷以爲倡亂動衆者毋如太學之士又素檜爲相務使利啗之陰以拒塞言者士人靡然成風獻頌拜表希望恩澤一有不及謗議喧然故至於今日太學尤弊遂爲姑息之地夫秉誼明道以此律己以此化人宜莫如天子之學而今也何使之至此蓋其本爲之法使月書季考校定分數之毫釐以爲終身之利害而此外又以勢利招來之是宜其至此而無怪也何謂州縣之學無考察之法則聚食而已往者崇觀政和間蓋嘗考察州縣之學如天子之學使士之進皆由此而罷科舉此其法度未必不善然所以行是法者皆天下之小人也故不久而遂廢今州縣有學宮室廩餼無所不備置官立師其過於漢唐甚遠惟其無所考察而徒以聚食而士之後秀者不願於學矣州縣有學先王之餘意幸而復見將以造士使之後秀而其後秀者乃反不願於學豈非法度之有所偏而講之不至乎今宜稍重太學變其故習無以利誘擢當世之大儒久於其職而相與爲師友講習之道使源流有所自出其卓然成德者朝廷官使之爲無難矣而州縣之學宜使考察上於監司聞於禮部達於天子其卓然成德者或進於太學或遂官之又知由學而科舉之陋稍可洗去學有本統而古人文憲庶不墜失若此類者更法定制皆於朝廷非有所難顧自以爲不可爲耳雖然治道不明其紀綱度數不一揭而正則宜有不可爲者陛下一揭而正之則如此類者雖欲不爲亦不可得也

東萊呂氏曰先王之制度雖目秦漢以來皆弛壞廢絕然其他如禮樂法度尚可因影見形因枝葉可以尋本根惟是學校幾

乎與先王全然背馳不可復考且如禮後世所傳固非先王之舊如射饗宗廟明堂雖是展轉參雜而有識之者猶自可見且樂如韶樂文始五行之舞全然非舊然知鍾律者尚自可以推尋復先王六律五音之舊且如官名後世至體統斷絕然而自上臨下以大統小左右相可彼此相參推此尚可以及先王之舊惟是學校一制與古大不同前此數者猶是流傳差誤然學校不特流傳差誤乃與先王之學全然背馳且如唐虞三代設教與後世學校大段不同只舉學官一事可見在舜時命夔典樂教胄子在周時大司樂厚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孟何故皆是掌樂之官掌教蓋其優游涵養鼓舞動蕩有以深入人心處却不是設一箇官司自秦漢以後錯把作官司看了故與唐虞三代題目自別雖足以善人之形而不足以善人之心雖是法度且舉然亦不過以法制相臨都無深入

人心道理大抵教與政自是兩事後世錯認便把教做政看若後世學校全不可法大率因枝葉可以見本根今則但當看三代所以設教命官教養之意且如周禮一書設官設教所以便民若師氏保氏大司樂大胥小胥之類所教者不過是國子然當時所謂鄉遂所以興賢能在周三百六十之官並不見有設教之官雖是州序黨遂略見於周禮然而未嘗見其州序是何人掌之其法又如何只看此亦是學者所當深思且如周公設官下至以刑天鳥至微至纖之事尚皆具載豈於興賢能國之大教不日一明文其他大綱小紀表裏如此備具學者須要識先王之意只緣不是官司凡領於六官者皆是法之所寓惟是學校之官不領於六官非簿書期會之事其上者三公論道不載於書其下者學官設教不領於六官蓋此二者皆是事大體重非官司所領惟是國子是世祿之官鮮克由禮以蕩凌德實

悖天道不可不設官以教養之然而所以教養之意上與三公其事大體重均非有司簿書期會之可領要當識先王之意雖非六官之所掌而所以設教未嘗有理無事有體無用本末亦自備見但不在官職官屬之中舜之時自國子之外略不見其掌教之官然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俟以明之捷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聽之如此之備在周人學官雖不領於一屬然而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終始備具至於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這又見體用本末無窮大抵學校大意唐虞三代以前不做官司看秦漢以後却做官司看了所以後世之學不可推尋求之唐虞三代足矣秦漢之事當束之不觀今所詳編者要當推此意大抵看後世秦漢一段錯認教為政全然

背馳自秦至五代好文之君時復能舉如武帝表章六經興太學不足論如光武為諸生授文講義初建三籬亦不足論如後魏孝文遷都洛陽欲改戎狄之俗亦不足論如唐太宗貞觀之初功成治定將欲文飾治具廣學全年二百區游學者至八千餘人亦不足道這箇都是要得鋪張顯設以為美觀惟是擾攘之國僻陋之邦剛明之君其視學校若弊屣斷梗然而有不能已者見得理義之在人心不可已處今時學者多是去看武帝光武魏孝文唐太宗做是不知道這箇用心內外不同止是文飾治具其去唐虞三代學校却遠却是擾攘之時剛武之君徧迫之國本不理會如南比朝雖是草創若不足觀却不是文飾自有一箇不能已處其去唐虞三代學校却遠惜乎無鴻儒碩師發明之這般處學者須深考其他制度一一能考亦自可見學校之所以得失三代以上所以設教命官至理精義要當深考

文獻通考卷之四十三

鄱 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學校考

祠祭褒贈元聖先師錄後

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官謂禮祭詩書之官周禮曰凡有道

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之類也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比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亦可以為之也不言夏夏從春可知也釋奠者設薦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疏云以其釋奠直奠置於傍無食飲酬酢之事釋奠所以無尸者以其主於行禮非報也

正義曰所教之官若春誦夏弦則大師釋奠也教干戈則小樂

正樂師等釋奠也教禮即執禮之官釋奠也皇氏云其教雖各

有時其釋奠則四時各有其教備而行之四時在學釋奠猶若

教書之官春時於虞庠之中釋奠於先代明書之師四時各然

教禮之官秋時於瞽宗之中釋奠於其先代明禮之師如此之

類是也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謂天子命之教始

周公若孔子及先聖常奠為經疏云立學為重也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注謂國無先

釋奠者當與國合以下文大合樂注謂若唐虞有變有孔子則各目奠之注謂若周有周公魯

禮書謂國故宮為喪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大合樂謂春

舞秋頌學合聲於是也天子

長樂劉氏曰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虞庠則以舜為先聖夏學

則以禹為先聖殷學則以湯為先聖東膠則以文王為先聖各

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為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天子立

學之法也

臨邛魏氏日記曰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釋者曰若禮有高

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又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

曰若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各自立之不合也至於祀先師

學祭樂於繫傳者亦謂各於所習之學祭先師夫周公孔子非

周魯之所得而專也而經各立師則周典安有是哉古者民以

君為師仁鄙壽夭君實司之而臣則輔相人君以師表萬民者

也自孔子已前曰聖曰賢有道有德則未有不生都顯位沒祭

大烝者此非諸生所得祠也自君師之職不修學校廢井牧壞

民散而無所係於是始有師弟子群居以相講授者所謂各祭

其先師疑秦漢以來始有之而詩書禮樂各立師不能以相通

則秦漢以來為士者斷不若是之隘也此亦可見世變日降君

師之職下移而先王之道分裂矣然而春秋戰國之亂猶有聖

賢為之師秦漢以來猶有專門為之師故所在郡國尚存先師

之號奠祠于學故記人識於禮而傳者又即其所聞見以明之

也

王制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禡師祭也

受命于祖告祖也受成于學也出征執有罪也反釋奠于學以訊誡告

釋菜奠幣禮先師也
訊誡所生獲斷一也者

文王世子天子視學大昕此徵乃命有司行事與秩節祭先師先聖
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于先老

周禮凡有道有德者也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 太祝大會

同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行舍奠曾子問曰凡告必用牲幣反亦如之

甸祝舍奠于祖廟禴亦如之賈公彥曰非時而祭曰奠以其不立尸奠之為言停停饌具而已

儀禮賓朝服釋幣于禴又釋幣于行遂受命上介釋幣亦如之釋

幣于門乃至于禴筵几于室薦脯醢酒陳主人酌進奠一獻言陳者將復有次也先

薦後酌祭禮也行釋幣
反釋奠客出謹入也幣于阼薦脯醢三獻

禮書曰奠者陳而奠之也鄭氏曰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

迎尸以下事賈公彥曰奠之為言停停饌具而已考之儀禮聘賓歸至于禴薦脯

醢酒陳陳者所以奠之也則釋奠設薦饌酌奠而已可知也

特牲饋食奠饌于尸未至之前則釋奠無迎尸可知也古者釋

奠或施於山川或施於廟社或施於學周官大祝大會同造于

廟宜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行舍奠甸祝舍奠于祖廟禴

亦如之此施於山川廟社者也大司樂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

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之五世子凡學春官釋奠于先師

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天子視學大昕敢徵乃命有司行事與秩

節祭先聖先師焉有司主事命適東序釋奠于先老王制出

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訊誡所生獲斷一也者於黑者也山川廟社之

祭不止於釋奠學之祭釋奠而已賈公彥曰非時而祭曰奠此

為山川廟社而言之也三之釋奠禮言常時者有非時者文王

世子凡學春官釋奠于先聖先師秋冬亦如之鄭氏曰不言夏

夏從春可知此常時之釋奠也凡始立學天子視學出征執有

罪反以罰... 釋奠之禮有牲幣
有合樂有... 天子諸侯之於山川廟社不止三獻也
天子諸侯之於山川廟社不止三獻也凡始立學與天子視學
釋奠于先聖先師四時則釋奠先師而已文王世子謂春釋奠
于先師鄭氏釋王制亦謂釋奠禮先師其說是也然鄭氏以王
制之釋奠為釋菜奠幣以文王世子之釋奠者必有合為與鄰
國合孔穎達以學記之釋菜為釋奠其說誤也

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

與當為釁禮樂之器成則然後釋菜告先聖

然後釋菜

先師以

器或將用

疏云釋菜惟

不舞不投器

釋菜禮輕也釋奠則與舞則

有祭祀也

乃退饋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

言乃退者謂得立三代

賓賓于東序魯之學有米廩東序暨宗也

疏東序與虞庠相對東

語之等言可也明釋菜

時未可語禮尚嚴也

語即前經合

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

舍菜即釋菜禮先師也菜蘋藻之屬春始以

節秋頒學合聲

春使之聲也

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

習之長命習舞者順

釋菜于先師以禮之

也

丁又命樂正入學舍菜

謂天子使有司

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先聖

服皮弁祭先聖

正義曰凡... 有六始五學釋奠二也四時禮具有四通前五

也王制師還釋奠于學六也釋菜亦三也入學釋菜合舞一也
奠器釋菜二也學記及年祭菜三也

禮書曰周禮大司馬入學合舞合舞謂舞也亦祭菜示敬道也
月令仲春上下合舞正習舞也王世子始立學者既興器
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設器乃後舞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
然則釋菜之禮猶重也禮記見其學也奉菜服脩若沒而廟
見則釋菜弟子見師其禮也禮記若禮于先師則釋菜大胥釋
菜合舞而文王世子釋菜不舞不設器者以釋奠既舞故也士
喪禮君視飲釋菜入門喪大記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釋菜于
門內占夢季冬乃舍萌于四方舍萌釋菜也則釋菜之禮豈特
子弟之見先師婦之見廟而已哉婚禮有奠菜儀弟子之見先
師其儀蓋此類歟鄭氏謂婚禮奠菜蓋用董入學釋菜蘋藻之
屬始立學釋菜芹藻之屬蓋以泮宮有芹藻子事父母有董豈

故有是說也菜之為擊則菜而已矣蘋教成之祭毛氏謂牲用
魚芼之用蘋藻則詩所謂湘之若芝之也與釋菜異矣

漢高祖十三年十一月上行自淮南還過魯以太牢祠孔子

元帝時孔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奉孔子後

成帝綏和元年封殷後孔子世吉道子孔何齊為殷紹嘉侯千六百
七十戶後六月進爵為公地滿百里

梅福上書曰武王克殷未及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
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
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
為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
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統封其子孫以為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
宗聖庶奪適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况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
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

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
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
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
為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福孤遠又譏切王氏故終不見納初武
帝時封周後姬嘉為國子南君至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為周承休
侯位次諸侯王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為十餘姓邵國往往
得其大家推求子孫絕不能紀時康衡議以為王者存二王後所
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為始
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
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為始封君曰上承湯
統非當繼宋之統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
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丘股人
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為湯後上以

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湯祀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迹
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為殷紹嘉公
平帝元始初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追封孔均為褒成侯
光武建武五年上幸魯使大司馬祠孔子

封殷後孔安為殷紹嘉公周後姬常為周承休公十三年改封常為
衛公安為宋公以為漢賓太三公立
十三年封孔均子志為褒成侯

按西漢時孔氏之尊者二人如三侯奉殷後也褒成侯奉
孔子之後也漢元帝時上封孔子之後不知所終褒成
之後則志也漢元帝永元四年封褒成侯換卒子

昭嗣曜之子元初相傳至獻帝不國紀卷特世起不封世世不
絕

明帝永平二年卷三卷五更行辟雍郡縣行學飲酒禮于學校皆祀

聖師周公孔子遊以文王五年三月幸孔子之祠并元及七十二第
子親御講堂命漢大儒王詵

皇帝元和二年幸魯幸臨聖廟以太宗祠孔子及七十
二人作六代之樂

論語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於卿宗有光於聖廟曰臣聞明王聖主
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臨高乘辱臨教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

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
中賜褒成侯損及孔氏男女錢帛

安帝延光三年幸泰山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自魯相令丞
尉及孔氏親屬婦女諸生悉會賜褒成侯以下帛各有差

歐陽氏集古錄漢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云司徒臣雄司空臣
戒稽首言魯前相瑛書言詔書崇聖道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演

易繫辭經緯天地故特立廟褒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即去廟有
禮器無常入堂儀許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祠廟謹問太常祠

曹掾馮牟文郭玄辭對故事辟雍祠先聖太宰太祝各一人借
爵太常丞監祠河南尹給牛羊豕大司農給米臣愚以為如瑛

言可許臣等稽首以聞制曰可讀此可見漢祠孔子其禮如
此雄吳雄戒趙戒魯相瑛據碑言姓乙字仲卿

徐氏曰按文王世子曰凡學春官釋奠于先聖先師秋冬亦如
之又曰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既奠器用啜然後釋

菜則知古人建立學校未嘗不以祀禮為先也高皇帝雖在位
德猶能修其祠於過魯之日武帝與太學而獨未聞釋奠之禮

焉明帝行幸飲于學校祀聖師周公孔子初似未知所以獨崇
宣聖之意六土末平十五年幸孔子宅祠仲尼章帝安帝皆幸闕

里祠孔子以六代之樂則所以崇文重道者至矣使當時儒學
之臣能以口人釋奠之禮而推廣之則又何以加焉

魏文帝黃初二年詔曰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棲棲焉遑遑焉欲屈已以存道敗身以救世于時王公終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脩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咨可謂命世之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遭天下大亂百祀隨壞舊居之廟毀而不脩衰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頌之聲四時不親蒸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議即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今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之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為屋以居學者齊王正始七年令太常釋奠以太牢祀孔子于辟雍以顏淵配晉武帝太始三年改封孔子二十三代孫宗聖侯震為奉聖亭侯又詔太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以祀孔子七年皇太子講經親釋奠于太學如正始禮

惠帝元康三年皇太子講經行釋奠禮于太學

元帝大興二年皇太子講經行釋奠禮于太學

明帝太寧三年詔給奉聖亭侯四時祠孔子祭且如太始故事

成穆孝武三帝皆以講經親釋奠唯成帝在辟雍自是一時制也孝

武以太學在水南懸遠有司議依穆帝升平元年在於中堂權立太學

釋奠禮畢會百官六品以上

宋文帝元嘉八年奉聖侯有罪奪爵至十九年又授孔隱之隱之兄

子熙先謀逆又失爵二十八年更以孔惠雲為奉聖侯後有重疾失

爵孝武大明二年又以孔邁為奉聖侯邁卒子泰俱嗣有罪失爵

元嘉二十二年太子釋奠採晉故事裴松之議應心舞六佾宜設軒祭懸之樂佳亦器用悉依上公祭

畢親臨學宴會太子以上悉在

齊武帝永明三年有司奏宋元嘉舊置學生到先釋奠先聖先師禮

又有釋菜未詳今當行何禮用何樂及禮器時從喻希議用元嘉故

事設軒懸之樂六佾之舞牲牢器用悉依上公尚書令王儉議同禮
云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又云始入學必釋奠先聖先師中朝以
來釋菜禮廢金石俎豆皆無明文方之七廟則軒懸之五祀則重陸
納車胤謂宣尼廟宜依亭侯之爵范甯欲依周公之廟用王者儀范
宜謂當其為師則不臣之釋奠日宜備帝王禮樂此則車陸大於過
輕二范蕩於大聖喻希云若王若自設禮樂則肆皇賞於致敬之所若
欲嘉美先聖則源所况非備細尋此說亦附情理皇朝屈尊弘教推
以師資引同上公即事惟允
元嘉裴松之議故事可依也

梁武帝天監八年皇太子釋奠周捨議既惟大典請依東宮元會太
子著絳紗褱音博衣樂用軒懸合升殿坐者皆服朱衣帝從之又有
司以為禮云凡為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階吏部郎徐勉議鄭玄云由
命士以上父子異宮臺既異無不由阼階之禮請釋奠及宴會太子
升堂並宜由東階若輿駕幸學自然中階其會賓客依舊西階大同
七年皇太子表其子寧國臨城公入學時議者以與太子有齒冑之
議疑之議中臣續等以為參點回路並事尼父鄭魯稱盛洙汶無譏
師道既先得一資敬無虧亞二制可

後魏封孔子二十七葉孫乘為崇聖大夫

孝文太和十九年改封二十八葉孫珍為崇聖侯

文成帝詔宣尼之廟當別勅有司行薦享之禮

北齊改封三十一代孫為恭聖侯

北齊將講於天子講畢以一太牢釋奠孔宣父配以顏回列軒懸樂

六佾舞皇太子每通一經及新立學必釋奠禮先聖先師每歲春秋

二仲常行其禮每月朔制祭酒領博士以下及國子諸學生以上太

學四門博士升堂助教以下太學諸生階下拜孔聖揖顏回日出行

事郡學則於坊內立孔顏廟博士以下亦每月朔張憑議曰不拜顏

聖賢之象既備宜盡敬奉元氣以事神而未詳於子拜揖之儀臣以

聖者君道也師道宜與道並尊而後可以事之也臣等竊以

回也如愚豈敢分於人知義是以王聖臣之議請於君德

後周武帝平齊改封孔子後為恭聖侯

隋文帝仍舊封孔子後為節國公
煬帝改封為紹聖侯

隋制國子寺每歲四仲月上丁釋奠于先聖先師年別一行鄉飲酒
禮州縣學則以春秋仲月釋奠亦每年於學一行鄉飲酒禮

唐高祖武德二年詔國子學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仍博
求其後具以名聞詳考所宜當加爵土

七年幸國子學親臨釋奠引道士沙門與博士雜相駁難久之
太宗貞觀二年左僕射房玄齡等建議武德中詔釋奠於太學以周

公為先聖孔子配享臣以為周公尼父俱稱聖人庠序置奠本緣夫
子故晉宋梁陳及隋大業故事皆以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歷代

所行古今通允伏請停祭周公升孔子為先聖以顏回配詔從之
十一年封孔子裔德倫為褒聖侯修宣尼廟於兗州給戶二十充貢

祀

十四年幸國子學觀釋奠

二十年詔皇太子於國學釋奠於先聖先師皇太子為初獻國子祭
酒為亞獻攝司業為終獻

初釋奠以儒官自為祭主直云博士姓名至是中書侍郎許敬宗
等奏按禮記之王世子之學官春釋奠於先師鄭玄注曰官謂詩

書禮樂之官也彼謂四時之學將習其道故儒官釋奠各於其師
既非國家行禮所以不及先聖至於春秋二時合樂之日則天子

視學命有司與秩官總祭先聖先師焉秦漢釋奠無文可檢至於
魏氏則使太常行禮自晉宋以降時有既行而學官為主全無典

實且名稱國學聚用軒懸樽俎威儀並官備在於臣下理不合
專况凡在小神猶皆遣使行禮釋奠既在中祀據禮必須稟命今

請國學釋奠令國子祭酒為初獻祝詞稱皇帝護道仍令司業為
亞獻國子博士為終獻其諸州刺史為初獻上佐為亞獻博士為

終獻縣學監今為初獻亦為西獻博士既無致請王簿通為終獻
若闕並以次至州縣縣莫與請進刺史縣令親為獻主望准祭
社給明衣修所舊令為末式縣令祭以太牢樂用軒懸六佾之舞
并登歌一部與大祭祀相遇改用中丁州縣常用上丁無樂祭用
少牢

二十一年詔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
萇孔安國劉向鄭眾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子慎何休王肅王
輔嗣杜元凱范甯賈逵等二十一人代用其書垂於國胄自今有事
於太學並令配享尼父廟堂

高宗永徽中制改周公為先聖夫子為先師顏回左丘明從祀
顯慶二年太尉長孫無忌等議曰案新禮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
又准貞觀二十一年以孔子為先聖更以左丘明等二十一人與顏
回俱配尼父於太學今據永徽令文改用周公為先聖遂黜孔子為

先師顏回丘明並為從祀謹按禮記云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鄭
玄注曰官謂詩書禮樂之官也先師者若漢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
有毛公書有伏生可以為師者又禮記曰始立學釋奠于先聖鄭玄
注曰若周公孔子也據禮為定昭然自別聖則非周即孔師則偏善
一經漢魏以來取捨各異顏回夫子互作先師宣父周公迭為先聖
求其節文適有得失所以貞觀之末親降綸言依禮記之明文酌康
成之臆說正夫子為先聖加衆儒為先師永垂制於後昆華姓代之
紕繆而今新令不詳制旨輒事刊改遂違明詔但成王幼年周公踐
極制禮作樂功比帝王所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為六君子又說明
王孝道乃述周公嚴配此即姬旦鴻業合同王者祀之儒官就享實
貶其功仲尼生衰周之末拯文衰之弊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弘聖教
於六經闡儒風於千世故孟軻稱生一以來一人而已自漢已降奕
葉封侯崇奉其聖迄于今日胡可降茲上哲俯入先師且丘明之徒

見行其學貶為從祀亦無故事今請改令從詔於義為允其周公仍依別禮配享武王詔從之

三年文宣王廟詔用宣和之舞國子博士范

總章三年皇太子弘釋奠于國學開耀元年景龍二年永隆二年

並行此禮

乾封元年追贈孔子為太師

天授元年封孔子為隆道公

總章元年顏回贈太子少師曾參贈太子少保並配享孔子廟

玄宗開元七年以貢舉人將謁先師曾問疑義勅皇太子及諸子宜

行齒胄禮乃謁先聖太子初獻亞終獻並以胄子左右散騎常侍持

無量講孝經并禮記文王世子篇初詔侍中宋璟亞獻中書侍郎蘇

頌終獻及臨享上思齒胄之義乃改焉又詔春秋釋奠用牲牢其

屬縣用酒脯而已

八年國子司業李元瓘奏言京國子監廟堂先聖孔宣父配坐先師

顏子今其像見立侍准禮授坐不立授立不跪况顏子道亞生知才

先入室既當配享其儀見立請據禮文合從坐侍又四科弟子閔子

騫等並伏膺儒術親承聖教雖復列像廟堂不參享祀謹按祠令何

休等二十二賢猶霑從祀豈有升堂入室之子獨不霑配享之餘望

請春秋釋奠列享在二十二賢之上七十子者則文翁之壁尚不闕

如豈有國庠遂無圖繪請命有司圖形於壁兼為立贊庶敦勸儒風

光崇聖烈曾參孝道可崇獨受於夫子聖准二十二賢從享詔曰

顏子等十哲宜為坐像悉令從祀曾參六德冠同列特為塑像坐

於十哲之次因圖畫七十第三及二十二賢於廟壁一以顏子亞聖

親為製贊書于石仍令當朝文士分為之贊題其壁焉

按自釋奠于先聖先師之說鄭康成釋先師以為如樂

有制氏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自是後儒言

釋奠者本禮記言先師者本鄭氏注唐三觀持遂以左丘明以下至賈逵二十二人為先師配食孔聖夫聖作之者也師述之者也述夫子之道以親炙言之則莫如十哲七十二賢以傳授言之則莫如子思孟子必是而後可以言先師可以繼先聖今捨是不錄而皆取之於釋經之諸儒姑以二十二子言之獨子夏無以議為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猶曰受經於聖人而得其大義至於高堂生以下則謂之經師可矣非人師也如毛鄭之釋經於名物固為該洽而義理間有舛舛至王輔嗣之宗旨老莊賈景伯之附會議緯則其所學已非聖人之學矣又况戴聖馬融之貪鄙則其素履固當見擯於洙泗今乃俱在脩食之列而高第弟子除顏淵之外反不得預李元瓊雖憊憊言之而僅能於十哲曾子儕於二十二子之列而七十二賢俱不露享祀蓋拘於康成之注而以專門訓故為盡得聖道之傳也

二十七年詔曰弘我王化在乎儒術能發此道啓迪含靈則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所謂自天攸縱將聖多能德配乾坤身揭日月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經美政教移風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到于今受其賜不其猗歟嗚呼楚工莫封魯公不用俾夫大聖才列陪臣棲遑旅人固可知矣至祀寢遠光靈益彰雖代有褒稱而未為崇峻不副於責人其謂何夫子既稱先聖可追謚為文宣王令三公持節冊命其後嗣棄聖位改封嗣文宣王昔周公南面夫子西坐今位既有殊宜依舊宜據其盛美永作成式其兩京國子監及天下諸州夫子南面坐十哲等東西行列侍且門人三千見稱十哲包夫衆羨實越等夷揚玄聖之風規發人倫之耳目並宜褒贈以寵賢明其類子既云亞聖漢優其秩

顏子贈齊國公 閔子騫贈魯侯 冉伯牛贈鄆侯

舟仲弓贈齊侯 宰子我贈齊侯 端木子貢贈黎侯
舟子有贈徐侯 仲子路贈衛侯 言子游贈吳侯
卜子夏贈蔡侯

又孔子格言參也稱魯雖居七十之數不載四科之目頃雖參於十哲終未殊於等倫又稽先哲俾脩舊位庶乎禮得其序人焉式瞻命尚書右丞相裴耀卿攝太尉持節就國子廟無冊畢所司奠祭亦如釋奠之禮又遣太子少保崔琳往東都就廟行冊禮又勅兩京及兗州舊宅廟像宜改服衮冕其諸州及縣廟宇既小但移南面不須改衣服兩京樂用宮懸春秋二仲上丁令三公攝行事七十子並宜追贈

曾參贈邾伯 顓孫師贈陳伯 澹臺滅明贈江伯
處子賤贈單伯 原憲贈原伯 公冶長贈宮伯
南宮子容贈邾伯 公哲長贈邾伯 曾點贈宿伯

顏路贈杞伯 商瞿贈蒙伯 高柴贈共伯
漆雕開贈滕伯 公伯寮贈任伯 司馬牛贈向伯
樊遲贈樊伯 有若贈卜伯 公西赤贈郛伯
巫馬期贈鄆伯 梁鱣贈梁伯 顏柳贈蕭伯
冉孺贈紀伯 曹邴贈曹伯 伯虔贈聊伯
公孫龍贈黃伯 冉季贈東平伯 秦子南贈少梁伯
漆雕子歛贈武成伯 顏子驥贈琅玕伯 漆雕徒父贈湏句伯
壤駟赤贈北徵伯 商澤贈睢陽伯 石作蜀贈石邑伯
任不齊贈任城伯 公夏守贈亢父伯 公良孺贈東牟伯
后處贈營丘伯 秦子開贈彭衙伯 奚容箴贈下邳伯
公肩定贈新田伯 顏襄贈臨沂伯 鄭豐贈銅鞮伯
句井疆贈淇陽伯 罕父黑贈乘丘伯 秦南贈上洛伯
申黨贈邵陵伯 公祖乙之贈期思伯 祭之斯贈零婁伯

縣成贈鉅野伯 左人邱贈臨淄伯 燕伋贈漁陽伯

鄭子徒贈余陽伯 顏之儀贈東武伯 原亢贈萊蕪伯

樂欬贈昌平伯 康縻贈莒父伯 顏何贈開陽伯

叔仲會贈環丘伯 狄黑贈臨濟伯 邾嬰贈平陸伯

孔患贈汶陽伯 公西華如贈重丘伯 公西箴贈祝阿伯

蘧瑗贈衛伯 施常贈東氏伯 林放贈清河伯

秦非贈沂陽伯 陳亢贈穎伯 申張贈魯伯

琴牢贈伯 顏繪贈朱虛伯 步叔乘贈淳于伯

琴張贈南陵伯

右孔子弟子姓名之可見者史記家語所載并十哲共七十
七人內公伯察秦冉鄒單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亢縣亶
三人唐贈典見禮樂志及唐會要所載並七十七人姓名與史記同
獨杜氏通典所載則除十哲外自計七十三人係增入蘧瑗

林放陳亢申張琴牢琴張六人若以為七十二賢在十哲之外

則史記家語所載少五人通典所載多一人然太史公作仲

尼弟子傳序言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

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魯孟公綽數稱臧文仲

柳下惠銅錡伯華介子然孔子皆後之不並世又史稱孔

子適衛主蘧伯玉及至魯伯玉使人至孔子禮其使而稱以

夫子則尊之者如此然則瑗雖賢蓋非門弟子之列也

國子祭酒劉瑗奏准故事禮莫之日群官道俗皆合赴監觀禮請

依故事制可

肅宗上元中以歲旱罷中小祀而文宣王之祭至仲秋猶祠之於太

學

永泰二年八月修國憲祠堂成祭酒蕭昕始奏釋奠宰相元載杜鴻

漸李抱玉及常參官六軍將軍就觀焉

自復二京惟正會之樂用官樂郊廟之享登歌而已文武二舞亦不能具至是魚朝恩典監事不奏宮縣於論堂而雜以教坊工伎憲宗時夔州刺史劉禹錫嘗歎天下學校廢乃奏記宰相曰言者謂天下少士而不知養材之道蓋道不揚非天不生材也是不耕而歎廩庾之無餘可乎貞觀時學舍千二百區生徒三千餘外夷遣子弟入附者五國多室廬圮廢生徒衰少非學官不振病無貲以給之也凡學官春秋釋奠于先師斯止辟雍類宮非及天下今州縣咸以春秋上丁有事孔子廟其禮不應古甚非孔子意漢初群臣起屠販故孝惠高后間署原廟於郡國逮元帝時韋玄成遂議罷之夫子孫尚不敢違禮饗其祖况後學師先聖道而欲違之傳曰祭不欲數又曰祭神如神在與其煩於薦饗孰若行其教令教令類靡而以非禮之祀媚之儒者所宜疾竊觀歷代無有是事武德初詔國學立周公孔子廟四時祭貞觀中詔脩孔子廟兗州

後許敬宗等奏天下州縣置三獻官其他如立社玄宗與儒臣議罷釋奠牲牢薦酒脯時王孫林甫為宰相不涉學使御史中丞王敬從以明衣牲牢著為令遂無有非之者今夔四縣歲釋奠費十六萬舉天下州縣歲費凡四千萬適資三獻官飾衣裳飴妻子於學無補也請下禮官博士議罷天下州縣牲牢衣幣春秋祭如開元時籍其資半昇所隸州使增學校舉半歸太學猶不下萬計可以營學室具器用豐饌食增掌故以備使令儒官各加稍食州縣進士皆立程督則貞觀之風粲然可復當時不用其言

德宗建中三年以文宣王三十七代齊郡為兗州司馬龔文宣王貞元二年二月釋奠自宰臣已下畢集於國學學官昇講座陳五經大義及先聖之道

九年九月太常奏以十一月言舉人詣先師合與親饗太廟日同准六典上丁釋奠若與大祠同日即用中丁其謁先師請別擇日從之

十五年歸崇敬為膳部如古儀每年春秋二時釋奠祝版御署
訖北面而揖臣以為其禮之重也六載禮師尚父授周武王丹書武
王東面受之請參酌輕重遂得奠宜

憲宗元和四年以文宣王二十八代孫惟訪為兗州參軍

十三年以文宣王三十八代孫惟訥為文宣王

武宗會昌二年以文宣王三十九代孫榮為國子監丞襲文宣王

後唐長興三年國子博士蔡同文奏伏見每年春秋二仲月上丁釋

奠于文宣王以兗公顏子配坐以閔子騫等為十哲排祭奠其有七

十二賢圖形於四壁面前皆無酒脯自今後乞准本朝舊規文宣王

四壁諸英賢畫像前面請各設一豆一爵祠饗中書帖太常禮院檢

討禮例分析申者今禮院檢郊祀錄釋奠文宣王並中祠例祭以少

牢其配座十哲見今行釋奠之禮伏自喪亂以來廢祭四壁英賢今

准帖為國子博士蔡同文所奏文宣王四壁諸英賢各設一豆

祠享當司詳郊祀錄文宣王從祀諸座各遵二實以栗黃牛脯豆二
實以葵菹鹿醢簋簋各一實以黍稷飯酒爵一禮文所設祭器無一
豆一爵之儀者奉勅其文宣王廟四壁英賢自此每釋奠宜准郊祀
錄各陳脯醢等諸物以祭

周廣順二年六月以文宣王四十三代孫前曲阜縣令孔仁玉復為

曲阜縣令仍賜緋魚袋以亞聖顏淵子商孫頤涉為曲阜縣主簿仍勅

兗州修葺祠宇墓側禁焚採禮學真一說在兗州曲阜幸曲阜人謂孔

致堂胡氏曰人為諸神利而不顧義者也孔子大聖途之人

猶知之豈以位云乎知位固聖代之陪臣也如以道則配乎

天地如以功則賢乎堯舜王師得無拜之乎拜其後卒任一旦為帝王而以異代陪臣臨

天下之大聖豈特是也又無是若之心矣斯臣也當周太

祖時以拜孔子為不可則高祖時必以拜契丹為可者是

五子孫

故君子有言天下國家所重莫甚於在位者不知學在位者不知學則其君不得聞大道則滅俗之論易入理義之言難進人主功德高下一係於此然則學乎學豈非君臣之急務哉

宋初增修先聖及亞聖十哲塑像七十二賢及先儒二十一人皆畫像於東西廊之板壁太祖親撰先聖及亞聖贊從祀賢哲先儒並命當時文臣爲之贊其春秋二丁及仲冬上下貢舉人謁先聖先師命官行釋奠之禮皆如舊典

太祖皇帝建隆三年詔廟門准今立戟十六枚

乾德四年以文宣王四十四代陵廟主進士孔宜爲兗州曲阜縣主簿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詔孔宜可授太子右贊善大夫襲封文宣公十月詔免兗州曲阜縣襲封文宣公家租稅

先是歷代以聖人之後不預庸調周顯德中遣使均田遂

戶至是孔氏訴于州以聞帝特免之

真宗咸平三年詔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孔延世許於廳上見知州通判及轉運使仍留三年又賜以祭器經書及銀帛各五十兩兗州舊以七戶守孔子墳至是增二十戶大中祥符元年以將東封泰山詔兗州宣尼宜令判州事王欽若致祭又詔封祀日文宣王四十六代孫賜同學究出身孔聖祐令衣綠次京官陪班位

十一月東封禮畢幸曲阜縣謁文宣王廟上服緋袍詣廟酌獻廟內外設黃麾仗孔氏家屬陪列如有司定儀止肅揖上特再拜又幸叔梁紇堂命刑部尚書溫仲舒等分奠七十六弟子先儒叔梁紇顏氏上製贊刻石廟中後幸孔林以樹木擁道降輿乘馬至文宣王墓奠拜追謚曰玄聖文宣王

先是詔有司檢討漢唐受宗宣聖故事如欲追謚爲帝或言宣父周之陪臣周止鍾王不當加帝號故第增美名春秋演孔圖曰孔

子母夢感黑帝而生故曰玄靈聖子曰昔漢文聖素王之道遂取
以為稱

又詔以御香一合正爐及御寶祭器留與士賜其家錢二百千緡
三百匹錄親屬五人並賜山一身又賜一御製御書百五十卷及
銀器八百兩製香聖冕服一王正廟給子共四十一人

詔封叔梁紇齊國公顏氏魯國夫人齊國夫人

詔追封孔子弟子充公顏回魯國公也侯閔損哀邠公鄆侯冉耕東

平公薛侯冉雍下邳公齊侯宰予臨淄公黎侯端木賜黎陽公徐侯

冉求彭城公衛侯仲由河內公吳侯言偃丹陽公魏侯卜商河東公

邴伯曾參瑕丘侯陳伯顓孫師宛丘侯江伯澹臺滅明金鄉侯單伯

宓下齊單父侯原伯原憲江城侯莒伯公冶長高密侯邾伯南宮縚

龔丘侯邾伯公哲哀北海侯宿伯魯黠萊蕪侯杞伯顏無繇曲阜侯

蒙伯商瞿須昌侯共伯高宗共城侯滕伯漆雕開平輿侯任伯公伯

寮壽張侯向伯司馬耕楚丘侯樊伯樊須益都侯郛伯公西赤鉅野

侯卞伯有若平陰侯鄆伯巫馬期東阿侯穎伯陳亢南頓侯梁伯梁

鱸千乘侯蕭伯顏辛陽穀侯紀伯冉雍臨沂侯東平伯冉季諸城侯

聊伯伯虔沐陽侯黃伯公孫龍枝江侯彭衙伯秦寧新息侯少梁伯

秦商郵城侯武城伯漆雕哆濮陽侯瑯琊伯顏驕雷澤侯須句伯漆

雕徒父高苑侯北微伯壤駟赤上邽侯清河伯林放長山侯睢陽伯

商澤鄒平侯石邑伯石作蜀成紀侯任城伯任不齊當陽侯魯伯申

振文登侯東牟伯公良需牟平侯曹伯曹邾上蔡侯下邳伯奚容箴

濟陽侯淇陽伯句并疆滄陽侯邵陵伯申黨淄川侯期思伯公祖句

茲即墨侯雲妻伯榮期獸次侯鉅野伯縣成武侯臨淄伯左人郟南

華侯漁陽伯燕伋沂源侯滎陽伯鄭國駒山侯沂陽伯秦非華亭侯

乘氏伯施之常臨濮侯朱虛伯顏哈濟陰侯淳于伯步叔乘博昌侯

東武伯顏之僕寬句侯衛伯遽瑗內黃侯瑕丘伯叔仲會博平侯開

見師以菜為摯故始入學者以釋菜一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一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有然亦無樂又不備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自孔子沒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為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矣矣學者莫知所師則又取孔子門人之高第曰顏回者而配焉以為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吏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朔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為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為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為夫子之尊由此為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所享以為夫子祭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祭之禮以迎尸酌

鬯為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其亦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略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矣失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非降俯仰之節吏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因以為禮不足復用可勝歎哉

按古者入學則釋奠于先王先師明聖賢當祠之於學也自唐以來州縣莫不有學則凡學莫不有先聖之廟矣然攷之前賢文集如柳子寧柳州文宣王廟碑與歐公此記及劉公是新息縣鹽城縣夫子廟記皆言廟而不及學蓋衰亂之後荒陋之邦往往廢存頽圯教養廢弛而文廟獨存長吏之有識者以興學立教其事重而費鉅故姑置文廟俾不廢夫子之祠所謂猶賢乎已然聖賢在天之靈固非如釋老二氏與

典祀百神之以爲勸福福炫耀愚俗爲神而欲崇大其祠宇也廟祀雖設而學校不修果何益哉

文獻通考卷之四十三終

文獻通考卷之四十四

鄱陽馬

端臨 貴與 著

學校考

祠於褒贈先聖先師 錄後

仁宗景祐元年詔釋奠用登歌

陳暘樂書曰成周之制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故禮記文王世子凡釋奠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又曰釋奠于先聖先師先老終之遂發味焉登歌清廟下管象舞大武而已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蓋學校之於天下禮樂之所自出小有釋菜而以食爲主大有釋奠而以飲爲主其習舞與聲而大合六代之樂一也北齊天子講畢以太牢釋奠孔子配以顏回設釋菜之樂六代之舞唐開元中釋奠文宣王如用言祭之樂然孔子八臣也用軒奕足以爲禮用

宮架則過矣宮架天子之制四面皆懸鐘磬六律六呂如宮中呂絃質林鐘蕤其一面如軒聖朝春秋上下釋奠于東序上戊釋奠于西序並設登歌之樂不用軒架而用判架判架只懸而無大呂應鐘也去抑又不施於堂下而施於堂上於其庭又不設舞焉是有歌奏而無舞非古人習舞合樂之意厘而正之以廣禮樂之教於天下實聖朝急務也

皇祐三年詔兗州仙源縣自國朝以來世以孔氏子孫知縣事使奉承廟祀近歲廢而不行非所以尊先聖也今後宜復以孔氏子弟充

至和二年詔封孔子後為衍聖公

集賢殿學士劉敞言據祠部自外郎直集賢院祖無擇奏伏見至聖文宣王四十七代孫孔宗原襲封文宣公乃是其人未死已賜謚矣臣切觀前史孔子之後雖有封者衆在漢魏則曰褒成褒聖宗

聖在晉宋亦曰奉聖後魏曰崇聖北齊曰恭聖後周及隋封以鄒國唐初曰褒聖或為君或為侯為公為大夫使奉祭祀唯漢平帝追謚孔子為褒成宣尼公遂以均為褒成君至唐開元二十七年追謚為文宣王又以其後為文宣公是皆以祖之美謚而加後嗣生而謚之不經甚矣欲乞明詔有司詳求古訓或封以小國或取尊儒褒聖之義別定美號加于封爵著于令式使千古之下無以加於我朝之盛典也奉聖旨送兩制詳議臣等謹按漢元帝初元元年以師孔霸為闕內侯食邑八百戶號褒成君而霸上書求奉孔子祭祀元帝下詔曰其令師褒成君闕內侯霸以所食八百戶祀孔子及霸卒子福嗣福卒子房嗣房卒子莽嗣皆稱褒成君至平帝元始元年始更以二千戶封莽為褒成侯而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以此觀之則褒成者國也宣尼者謚也公爵者爵也褒成宣尼公猶曰河間獻王云耳蓋推宣尼以為褒成祖非用褒成

以為宣尼謚也。世不察此義，而以褒成為夫子之謚，因疑霸等號封褒皆襲其祖之舊耳。故遂封夫子文宣王，而爵其後文宣公。考校本末，甚失事理。先王既封泰山，視祠闕里，又加文宣以至聖之號，則人倫之極致，盛德之顯名，盡在此矣。尤非其子孫臣庶所宜襲而稱之者也。臣等以為無擇議是可用，其文宣王四十七代孫孔宗愿伏乞改賜前名，若襲成奉聖之比，上足以尊顯先聖，有不可階之勢，下不失優孔氏侯符守繼世之業。改唐之失法，漢之舊傳曰必也，正名又曰正稽古立事，可以永年，此之謂也。

英宗治平元年詔：勿以孔氏子弟知仙源縣，其襲封人如無親屬在鄉里，令常任近便官，不得遠去家廟。

京東提刑王淵乞慎重長民之官，故有是詔。

神宗熙寧八年，判國子監常秩等言：本監宣聖神像，舊用冕服九旒，七十二賢二十一先儒，並用朝服。檢會唐開元中尊孔子為文宣王。

內出王者袞冕之服，以衣之詳，此則孔子之冕，宜用天子之制。十一旒，孔子既用冕旒，則七十二賢二十一先儒各依本爵用冕服。今來所修殿屋已成，見裝飾塑像，欲乞改正。太常禮院詳定禮院檢會國朝文宣王廟，自建隆三年詔廟門準儀制，令立戟十六枝，用正一品之禮。太中祥符二年，賜曲阜縣文宣王廟桓圭一從，上公之制。冕九旒，服九章，按衣服今王爵之服。春秋釋奠，則用中祠，皆今朝之制也。其秦國公顏子等，皆以本朝郡國縣封爵，緣古今禮制不一，難以追用周之冕服，宜如舊制。依官品依服，令文宣王冕用九旒，顏子已下各依郡國縣公侯伯正一品至正四品冠服制度。庶合禮令，從之。

元祐六年，吏部尚書曾孝寬言：孟軻有廟在鄒，未加爵命，詔封鄒國公。

七年，禮部言：乞以鄒國公同顏子配食宣聖。荀况、楊雄、韓愈並從祀。子左丘明等二十二賢之間，從之。封荀况、蘭陵伯、楊雄、成都伯、韓愈。

昌黎伯頌行天下學廟塑像春秋釋奠行禮

容齋洪氏隨筆曰自唐以來相傳以孔門高弟顏淵至子夏爲十哲故坐祀於廟堂上其後升顏子配享則進曾子於堂居子夏之次以補其闕然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黜乃在廡下從祀之列子夏父上神靈有知何以自安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正謂是也又孟子配食與顏子並而其師子思子思之師曾子亦在下此兩考於禮於義實爲主不然特相承既久莫之敢議耳相臺岳氏愧郊錄曰蘇文忠公軾集私試策問曰古者坐於席故簋豆之長短簠簋之高下適與人均今土木之像既已巍然於上而列器皿於地使鬼神不享則不可知若其享之則是俯伏匍匐而就也珂按今世國學郡縣學禮殿坐像皆正席南向顏孟而下列侍所措設與前不殊私切疑之慶元己未朱文公熹始作白鹿禮殿塑像說其文曰古人之坐者兩膝著地因反

其蹠而坐於其上正如今之胡跪者其爲肅拜則又拱兩手而下之至地也其爲頓首則又以頭頓手上也其爲稽首則又卻其手而以頭著地亦如今之禮拜者皆因跪而益致其恭也故儀禮曰坐取爵曰坐爵禮記曰坐而遷之曰一坐再至曰武坐致右軒左老子曰坐進此道之類凡言坐者皆謂跪也漢文帝與賈生語不覺膝之前於席也寧坐不箕股搯當膝處皆穿皆其明驗然記又六投立不跪按坐不立莊子又云跪坐而進之則跪與坐又自有少異處蓋跪有卷義故兩跪著地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爲跪兩膝著地以死者臨而稍安者爲坐也又詩云不遑啓居而僂以爲爲跪爾雅以妥爲安而跪以爲安定之坐夫以啓對居而謂爲跪則居之爲坐可見以妥爲安定之坐則跪之爲危坐亦可知蓋兩事相似但一危一安爲小不同耳至於拜之爲禮亦無所考但莊子春官太祝九拜處解奇拜皆

當齊屈兩膝如令一禮拜明矣凡此三事書傳皆無明文亦不知其自何時而變而今人苟不察也頃年嘉錢三言作白鹿禮殿欲據開元禮不為塑像而臨祭設位于言不以為然而必以塑像為問予既略考禮如前之云又詔少時問之主人云嘗至鄭州謁列子祠見其塑像席地而坐則亦非以告之以為必不得已而塑像則當放此以免於蘇子傍云蕭蕭之譏子言又不謂然會予亦辭浙東之節遂不能強然至今以為恨也其後乃聞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設告席地而跪坐文翁猶是當時琢石所為充足据信不知蘇公蜀人何以不見而云爾也及楊方子直入蜀帥幕府因使訪焉則果如所聞者且為寫放文翁石象為土偶以來而塑手不精或有猶意其或為加跌也去年又屬蜀漕楊王休子美今乃并得先聖先師三象木刻精巧視其坐後兩蹠隱然見於帷裳之下然後審其所以坐者果為跪

而亡疑也惜乎白鹿塑像之時不得此證以曉子言使東南學者未得復見古人之象以革千載之謬為之喟然太息姑記本末馮寄洞學諸生使書而揭之廟門之左以俟來考焉又注其下曰老子云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蓋坐即跪也進猶獻也言以重寶厚禮與人不如跪而告之以此道也今說者乃以為坐禪之意誤也然後古意遺像粲然可考而知珂按符子曰太公治釣於隱溪張四隱產不餌而釣仰咏俯吟暮則釋竿其膝所取石皆若曰其若路此充足以驗前說或謂國朝景靈宮設塑之制亦不倚所不當輕議珂竊以為原廟用時王之禮相唐晉五帝其為像反不當以泥古矣珂在朝時以攝太廟事其廟立階見室中之用亦不以高几蓋古公要服各適其宜以便於事是亦求神之義也哲宗元祐元年朝議大夫孔宗魯言少卿請依家世例知兗州

以奉孔子祀從之。三孔子集封號爵本為侍祠今乃兼領他官不在故郡請自置一不使兼利之人更兼他職終身使在鄉里事下禮部太常寺置官置儀以定典禮命官以司其用度立學以訓其子孫襲利者專主祠事增賜田日須供祭祀之餘許均贍族人其差墓戶並如舊以公賜言置教授一員教諭其家子孫鄉鄰或願從學者聽改衍聖公為奉聖公及刪定家祭冕服等制度頒賜詔可六年帝幸太學行釋奠禮一獻再拜

元符元年吏部言請下兗州於孔子家衆議承襲之人不必子繼所貴留意祖廟敦睦族人從之
徽宗崇寧元年詔追封孔鯉為泗水侯孔伋為沂水侯
三年太常寺言國朝祀儀諸壇祠祭正位居中南面配位在正位之東南西面若兩位亦為一列以北為上其從祀之位又在其後今國子監顏子孟子配享之位即與閔子騫等從祀之位同作一列雖坐

次少出而在文宣王帳座之後於配食之禮未正請改正顏子而下從享位次為圖頒示天下從之

紹熙間項安世為越州教授告先師文曰常平使者朱熹為安世言開元禮先聖東向先師南向故三獻官皆西向則稽古尚右也今祀典正位南向配位西向三獻官猶西向則兼而用之也獨此府廟學有司以私意復古使配位皆東向此古者先聖之位也拂今之法戾古之義先師其不受於此也安世用惕然不敢寧處謹擇日奉安先師于西向故位不敢不告惟先師鑒之

六月詔以王安石配享孔子廟於於鄒國公之次仍令國子監圖其像頒之天下

大觀元年大司成強淵言及禮經士皆入學釋菜請自今每歲貢士始入辟雍並以元日釋菜于先聖從之
二年詔躋子思從祀

四年詔先聖廟用二十四文宣王並鎮主並如王者之制
議禮局言文宣三日用之追登之初則內出王者之服以衣之
樂用宮架其禮制三年禮樂局言國子監神像舊用冕九旒
服九章而不戴其更易之端禮部言國子監神像舊用冕九旒
請改用冕十二旒服九章而又圖畫之天下郡邑其執圭立戟乞
並從王者制度又言孔子公身自是處公有定顏祖鄒單宰父黑秦
商原抗樂欽廉黎從祀文宣王考之文記皆有其名唐開元禮亦載
祀典乞皆贈侯爵使與今事從之

九月十二日詔公真首封鉅平侯后廼膠東侯公有定梁父侯顏祖
富陽侯鄒單聊城侯罕父黑祁鄉侯秦商馮翊侯原抗樂平侯樂欽
建城侯廉黎胙城侯

政和元年六月二十七日太常寺奉詔孔子高弟子所封侯爵與宣
聖名同失弟子尊師之禮今乞以瑕丘侯曾參改封為武城侯

侯顓孫師為潁川侯龔丘侯南宮縚為汶陽侯楚丘侯司馬耕為雒
陽侯頰丘侯琴張為陽平侯瑕丘伯左丘明為中都伯龍空伯穀梁
赤為雒陵伯楚丘伯戴聖為考城伯從之

政和三年封王安石為舒王配享王雱為臨川伯從祀

五年太常寺言兗州鄒學孟子廟詔以樂正子配享公孫丑以下從

祀皆擬定其封爵樂正子克利國侯公孫丑子光伯萬董博與伯告

不害東河伯孟仲子新泰伯陳臻蓬萊伯充子會樂伯屋廬連奉符

伯徐辟仙源伯陳代沂水伯彭更雷澤伯公孫平陰伯咸立蒙頊

城伯高子泗水伯栲慮膠水伯益城括萊陽李孫豐城伯子叔承

陽伯從之欽宗靖康元年右諫議大夫楊時呈王安石學術之謬乞

追奪王爵毀去配享之像詔王安石依鄭康成例從祀

高宗紹興八年詔衢州於餘常田內撥賜五畝賜主奉先聖祠事龔

封衍聖公孔玠以孔氏渡江子孫隔絕於廟故賜田以奉先聖祭嘗

五

也

十三年上幸學止華大成殿內外入幄群臣班列於庭上出幄升東

階跪上香執爵三祭酒再拜如常儀詩見幸學門

二十四年以文宣王五十一代孫摺補左承奉郎襲封衍聖公奉祠事

孝宗淳熙四年幸太學如紹興之儀

光宗紹熙四年以文宣王五十一代孫孔文遠為承奉郎襲封衍聖

公

唐開元禮皇太子釋奠于孔宣父

齋戒

皇太子散齋三日於別殿致齋二日於正殿前致齋一日典設郎設

皇太子幄座於正殿東序及室內俱西向又張帷於楹前下殿若無室張帳

為致齋之日質明諸衛率各勒所部屯門列仗如常書刻上水一刻

左庶子版奏請中嚴近仗就陳於閣外通南舍人引官臣文武之品

以上袴褶陪位如式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典服諸侍臣並結佩佩謂

閣奉迎左庶子版請外辦上水三刻皇太子服通天冠絳紗袍結佩

以出侍御如常皇太子即座西向坐侍臣亦待如常一刻頃左庶子

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降就齋室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降座

入室文武侍臣各還本司直衛者如常典設引陪位者以次出此應

享之官散齋三日致齋二日散齋皆於正寢致齋二日利本司一近

侍之官應從升者及後身羣官監官學官諸學生等各於本司及學

館俱清齋一宿並如別儀國學及齋太公廟將享官司先申享日本

散齋三日致齋二日如別儀無皇太子散齋以下儀

陳設

前享三日典設郎設皇太子儀次於廟東西向又設便次於學堂之

後隨地之宜守官設文武侍臣次各於便次之後文左武右設諸次

享官於齋坊之內從享之官於廟東門之外隨地之宜國學設獻官以下次於齋

坊太公儀前亭二日不設軒懸之樂於朝庭東方西方磬簋起

比鍾簋次之磬次起西鍾次之設三鍾鍾於編懸之間各依辰位

樹路鼓於北懸間道之左右植建鼓於三階置祝於懸內祝在

左敵在右設歌聖歌磬於廟堂之上前楹間比向磬簋在西鍾簋在

東其匏竹者立於堂下階間重行北向相對而首而懸之皆展諸工人

各位於懸後右按掃除內外又為祭酒於院堂之王地方深取足

容物南出陛自設皇太子位於東陛

東南西向國學三儀同又設望座位於廟堂

東北當埋培西向國學同設亞獻終獻位於皇太子東西執

事者各位於後俱重行西向北上國學無亞獻設御史位於廟堂

之下西南東向令史陪其後設奉禮位於樂懸

差退俱西面又設奉禮贊者位於埋培東北南

於廟堂上前楹之間近西東向設太樂令位於北懸之間比向

以下與國學同設從享官七品以上位國學則於樂懸之

東當執事西南向監官學官位於樂懸之西當官官東向國學則

懸西當飾宮東向太設學生位於官官監官學官之後俱重行北上

國學學生位於於學官館官後有觀者於設門外位為亞獻終獻位於

東門之外道南執事位於後每等異位俱北向西上國學設三獻門

公儀同監官學官位於獻官東南國學則館官學官從享官官位於

學官之東俱重行北面以西為上設酒樽之位於廟堂之上先聖犧

樽二象樽二山壘二在前楹間北向先師犧樽二象樽二山壘二在

先聖酒樽之東俱西上樽皆加勺暴有地以置爵其先師之設洗於

東階東南亞獻一洗又於東南俱北向壘水在洗東籬在洗西南肆

籬實以執樽一儀者各位於樽壘籬幕之後設幣籬二各於樽站

之所典設即設日太子座於學堂之上東壁下西向監司設講榻於

北壁下南向又設執讀者座於前楹間當講榻北向守官設太傅少

傳座於皇太子西北南面東上若有令者事以下座則設座侍講者

座於執讀西北於侍講者一人三館學官非侍講者座於侍講者之

西皆北面東上若有上臺三品以上觀講者設座於侍講之北南面

東上設論議座於講榻之前近南北面設脫履席於西階之南東向

掌儀設版位官七位以上東階東南西向北上執經侍講等於西

階西南監官及學官非侍講者於侍講者之後若有上臺三品以上

觀講者位於執經之北少退重行皆東面北上學生分位於官官學

官之後皆重行北上又設掌儀位於官官西北贊者二人在南俱西

向國學無及皇太子座下至北儀晡後郊社令率齋即以樽坵壘洗篚幕入設於位

引引御史詣厨省饌具司業以下每事享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率

宰人以鑿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置於饌所遂烹牲正牲用太宰

師首組皆非在鼎十一体左立明以下未明五刻郊社令帥其屬及

各服其服升設先聖神座於座上西楹間東向國學設神座於廟室

儀拂設先師神座於先聖神座東北南向西上若前室不容則又於

神帷席皆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太公儀無先聖

出宮國學無此儀太公同

前出宮二日本司宣攝內外各供其職守宮設從享官官次於東宮

朝堂如常其日未明所司依鹵簿陳設於重明之門外奉禮設從享

官官位於東宮朝堂如常文武官臣七品以上依時刻俱集於次各

服公服諸衛率各勒所屬陳設如式太庶子版奏請中嚴典謁引宮

臣各就位諸衛官各服其器服左庶子負俱詣閣奉迎僕進輶車

於西閣外南向若須乘輦則內率一人執刀立於車前北向中允一

人在侍臣之前贊者二人在中允之前左庶子版請外辦僕奮衣而

出正立執轡皇太子著具服遠遊冠乘輿以出左右侍衛如常式內

當車前跪奏請發引俛伏興退復位凡中允奏請皆當車前跪奏

車動中允奏請車權停令侍臣上馬左庶子前丞令退稱令曰諾中

所中允奏請車權停令侍臣上馬左庶子前丞令退稱令曰諾中

允退稱侍臣上馬贊者承傳文武侍臣皆上馬庶子以下夾侍於車

前贊者在供奉官人內侍臣上馬畢中允奏稱請令車右升左庶子

前丞令退稱令曰諾中允退復位內率升訖中允奏稱請發引退復

位皇太子車動太傅乘車訓導少傅乘車訓從出延喜門不鳴鼓吹

從享官臣乘馬陪從如常儀

饋享

享日未明三刻諸享官各服祭服諸陪祭之官皆公服學生青衿服

郊社令良醞令各率其屬入實樽壘及幣壘以醴齊象樽實以

明水酒加玄酒各實於上樽其幣以白各長一丈八尺太官令帥其屬實諸籩豆簋簠等未明

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及令史祝史與執樽

壘篚幕者入自東門當階間重行北向西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

承傳凡奉禮有紳贊者皆承傳御史以下皆再拜訖執樽壘篚幕者各就位贊引

引御史太祝詣東階升堂行掃除於上令史祝史行掃除於下訖引

降還齋所奉禮以下次還齋所國學掃除於下訖引就位謂者引立官

公儀無學生位餘同國學皇太子將至謁者贊引各引享官及從享學官等俱就

門外位學生皆入就位皇太子至廟門外迴車南向內率降立

於車右左庶子進當車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降車俛伏興還

侍位皇太子降乘輿之便次侍衛如常郊社令以祝版進皇太子署

訖近臣奉出郊社令受各奠於地國學無皇太子將至以下至此儀太公並同未明一刻

謁者贊引引享官官就位門外位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

以下入就位國學無諸者太常令帥工人二舞次入就位文舞入

陳於懸間武舞立於懸南道西具升堂坐者皆訖謁者引祭酒入就

位立定奉禮曰再拜祭酒再拜再拜訖謁者引祭酒詣東階升堂行

再拜

雍和之樂禮至階樂止祝史各進跪獻毛血之豆降自

東階以出禮至階樂止祝史各進跪獻毛血之豆降自

蓋於設訖太官令以下降後位太祝還導更令引皇太子詣壘

洗樂作皇太子至壘洗樂止左庶子跪取匱盥以水又左庶子跪取

盤盥承水皇太子置手中允跪取中於壘皇太子悅手訖中允

受巾跪奠於壘遂取爵於壘與進皇太子受爵左庶子酌壘水又左

庶子奉盤皇太子洗爵中允又授巾皆如皇太子拭爵訖左庶子

奠盤匱中允受巾奠於壘皆如常禮更令引皇太子樂作皇太子升

自東階樂止詣先聖酒樽所執樽者舉爵左庶子贊酌醴齊訖樂作

率更令引皇太子進先聖神座前西向跪奠爵俛伏興率更令引皇

太子少退西向立樂止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北面跪讀祝文曰

維其年歲次月朔日子皇太子某國學云開元神武皇帝謹遣祭酒

指某敢昭告于先聖孔宣父惟夫子固天攸縱誕降生知經緯禮樂

聞揚文教餘烈遺風千載具仰俾茲末學依仁游藝謹以制幣牲齊

粢盛庶品祗奉舊章式陳明薦以先師顏子等配座尚饗訖興太祝

爰定六韜載成七德功業昭著生靈攸仰皇太子再拜初讀祝文訖

樂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樽所皇太子拜訖樂止率更令引

皇太子詣先師酒樽所執樽者舉爵左庶子取爵於壘進太子受爵

左庶子贊酌醴齊樂作率更令引皇太子少退北向立樂止皇太子既奠首座爵

爵俛伏興率更令引皇太子少退北向立樂止餘座皆齊即助奠引

齊次而畢其亞獻終太祝持版進於先師神座之左西面跪讀祝文

曰維其年歲次月朔日子皇太子某敢昭告于先師顏子等七十二

賢爰以仲春仲秋率遵故安與敬修釋奠于先聖孔宣父惟子等或服

膺聖教德冠四科或光闡儒風貽範千載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品

式陳明薦從祀配神尚饗訖興齊大公公配座張留侯等祝云惟子等

云云皇太子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樽

垢訖奉禮曰可瘞垢東西各四人實土半垢率更令前啓禮畢

國學太公儀進初獻之左白云率更令引皇太子出門還便次樂作

國學無率更下至樂作太公儀同皇太子出門樂止

國學允進受笏侍衛如常儀

國學無皇太子同謁者贊引各引亞獻以下以次出初自禮畢奉禮率贊者還本位

贊引引御史大祝以下俱以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皆

再拜訖贊引引出學生以出其祝版燎於齋坊

諸州釋奠于孔宣父

縣釋奠附前享三日刺史

縣則縣令下故此取齋於別寢二日致齋於廳事一日亞獻

以下應享之官散齋二日合於正寢致齋一日於享所

上佐為亞獻若刺史上佐有故並以次左設博十有故取參軍以上攝縣丞為亞

獻及簿尉通為終獻縣令有故並以次差充當縣闕則差比縣及州

充替其日助教及諸學生皆清齋於學館一宿前享二日本司掃除

內外又為瘞垢於院內堂之土地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階本司設刺

史以下次於門外隨地之且前享一日晡後本司帥其屬守門本司

設三獻位於東階東南每等異位俱西面設掌事位於三獻東南西

面北上設望瘞位於堂上之東北當瘞垢西向設助教位

於西階西南掌事學生位於助教之後俱東面北上設贊唱者位於

下故此三獻西南西面北上又設贊唱位於瘞垢東北南向東一設三獻門

外位於道東每等異位俱西面掌事位於終獻之後北上祭器之數

與祭社同掌事者以鐫地升設於堂上前楹間北向先聖之鐫在西

先師之鐫在東俱西上皆加勺幕先聖與一配座爵四各置於坫設

幣篚於鐫所設洗直東祭南北以堂深置水在先東加勺幕篚在洗

西南肆饗爵三巾二於篚加幕篚傳盥洗者各位於鐫壘洗之後

享日未明烹牲於厨饗其掌事者實祭命司帥掌事者設

先聖神座於堂上西級階東向設先師神座於堂上聖神座東北南向

席皆以莞質明堂堂子報學後坊之書收者

事者入實室及幣

每座鐫二一實文酒為上祝板各置

於站贊唱者八人就位祝二人在助贊唱者入立於庭重行北面
西上立定贊唱者拜畢以下皆拜跪贊唱者各就位祝升自東
階行掃除贊唱者自東階各還齊所刺史將至贊禮者司享官以下俱
就門外贊唱者生立入氣門內贊唱者至奉軍畢引次之贊唱者
此下放贊唱者先入就位祝入外自東階各立於樽後刺史停於次少
頃服祭服出次奉軍事引刺史入就位西向立奉軍事退位立於左
贊禮者引享官以下次入就位凡贊引者毋立定贊唱者曰再拜刺
史以下皆再拜奉軍事少進刺史之左北面白請行事退復位祝俱
跪取幣於篚興各立於樽所贊唱者本司帥執饌
者奉饌陳於門外奉軍事引刺史外自東階進先聖神座前西向立
祝以幣北向授刺史受幣奉軍事引刺史進西向跪奠於先聖神座
前興少退西向再拜訖奉軍事引刺史當先師神座前北向立又祝
以幣西向授刺史受幣奉軍事引刺史進北向跪奠於先師神座興

少退北向再拜奉軍事引刺史降復位本司引饌入升自東階祝迎
引於階上各設於神座前邊豆蓋畢先徹乃升盞盞既奠却其蓋於
橫而重於右設訖本司與執饌者降出祝還樽所奉軍事引刺史詣
壘執壘者酌水執洗者跪取盥興承水刺史盥手執篚者跪取巾於
篚興進刺史悅手訖執篚者受巾跪奠於篚遂取爵興以進刺史受
爵執壘者酌水刺史洗爵執篚者又跪取巾於篚興進刺史拭爵訖
受巾跪奠於篚贊唱者引刺史升自東階詣先聖
酒樽所執鎮者贊唱者引刺史詣先聖神座前西
向跪奠爵興贊唱者神座之右北面跪讀祝文曰
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刺史縣下具官姓名敢昭告于先聖孔宣
父惟夫子固天攸縱誕降生知經緯禮樂聞垣之烈遺風千載
是仰俾茲末學依仁游藝謹以制幣牲齊案庶品庶奉舊章式陳
明薦以先師顏子配尚饗祝興刺史再拜祝贊唱者於神座興還

六日五十一

樽所刺也拜訖參軍事引刺史詣先師酒樽

幕刺史也醴齊參軍事引刺史詣先師神座

北向立持板進於神座之左西向跪讀祝文

子爰以春仲秋率遵故實敬修釋奠于先師

德冠四服道聖門寶臻壺與謹以制幣牲

從祀配尚饗祝與刺史再拜訖參軍事引

還樽所刺也

合置一爵大祝持一爵進刺史之左北面

啐酒奠爵俛伏奠酒

第二共置一俎上又以海味

受以授執饌者刺史跪取爵遂飲卒爵祝進

拜參軍事引刺史降復位初刺史獻將異贊禮者引

手洗爵升獻飲福如刺史之儀

者引終獻詣壘洗盥手升獻如亞獻之儀

帝降西階為異

侯國通祀儀禮州縣釋奠至聖文宣王儀

時日

州縣以春秋二仲上丁釋奠

至聖文宣王前一月檢舉閔所屬排辦

及視幣贊者分引行事於奉之講堂訖退

齋戒

前釋奠五日應行事官執事官散齋三日治事如故宿於正寢不吊

喪問疾作樂判書刑殺文書決罰罪人及與穢惡致齋二日一日於

廳事其一日質明赴祠所宿齋唯釋奠事得行其餘悉禁獻官各以

州縣長吏官闕以次已齋而闕者通攝行事新潭本增云其陪位諸孝生皆齋於李館

陳設

前釋奠三日有司設行事執事官次於廟門外隨地之宜今定此日再條祭器

前二日有司牽牲詣祠所前一日掃除廟之內外設登歌之樂於殿

上稍南北向府則設釋奠日丑前五刻執事者陳幣篚各於神位

之左幣以白絹長一丈八尺祝板各於神位之右置於玷祝板長尺二寸廣八寸梓楸或栢為之

次設祭器掌饌者實之每位各左十邊為三行以右為上第一行乾

棗形盥魚脯次之第二行鹿脯在前右十豆為三行以右為上第一行乾

實乾桃次之第三行凌在前魚醢兔醢次之第三行非道在前俎二一在邊前

行芹菹在前實以羊腥七體兩髀兩肩兩脅并脊一在豆前實以豚腥七又俎六

兩髀在兩端兩肩兩脅次之脊在中實以羊腥在豆右為三重以北為上第一重一實以羊腥

豕腥膚九橫載第二重一實以羊熟腸胃肺一實以豕熟膚其載如

腥第三重一實以豕熟十一體有臂膈脰略正脊一直脊一橫脊一

長脊一短脊一實以豕熟二骨以豕肩臂膈脰略正脊一直脊一橫脊一

脊脊在中一實以豕熟之一體其載如羊皆羊在左豕在右簋二

樽四象樽四為二重在殿上東南隅北向西上配位即於正犧樽在

前皆有玷加勺幕為酌樽犧尊一實明水為上尊餘實泛齊初獻酌

獻酌又設太尊二山尊二在神位前太尊一實泛齊山尊一實著尊

二犧尊二象尊二壺尊六著尊一貫於齊犧尊一實醴齊象尊一實

實三酒以水元酒皆在殿下皆北向西上加幕五齊三酒皆設

而不酌又設諸從祀位祭器每位各左二邊象尊在前右二豆著

在殿前俎一在邊豆間象尊一實醴齊二在邊前以簋一在豆前實以

於東階之東象尊一實醴齊加勺簋在洗西南肆實以中若

籩則又實執壘等者位於其後文設三獻官帝位於殿下東階東

南面向北分獻位其後二於庭中稍北學主位於庭中北

向西上設初獻二於東序向又設祝位於殿上前楹間西向

開壘坎於廟殿之北王地方深足容物南出陛設望壘位於壘坎

之南三獻官在南北向西上祀在東西向

省雙

前釋奠一日釋奠官帥其屬各還齋所晴後室廟者掃除之內

行事

釋奠日丑前五列行事各入就位掌饌者帥其屬實饌具掌饌者掌饌皆自東階點視陳設訖退就官詣廟南門外揖位立定賓

東為左入則以東為右以西為左故儀禮七篇主人出入門皆由東賓出入皆由闈西此不之論也今釋奠儀設揖位于廟門之外初獻位于闈西東面亞終始立于闈東贊禮者贊揖次引祝入殿

下席位西向立替者對立於二獻之前少定替請行事凝安之三成止贊唱者曰再拜初獻以下皆再拜贊者引祝升殿就

引初獻詣盥洗位同安之樂作初獻升階行止至位北向立執壘者酌水初獻搯笏盥手悅手執笏升詣至聖文宣王神位前北向立樂止明安之樂作搯笏跪祝立於神位之左西向搯笏跪執事以幣授祝祝奉幣姆初獻祝執笏與先詣充國公神位前北向立初獻受幣莫訖執笏俛伏興再拜次詣充國公 邠國公 沂國公

序三年升階邠國公沂國公在堂那國公神位前東向奠幣並如國公之下合增入亞獻始於文宣王上儀樂止祝復位初獻降階樂作復位樂止少頃贊者引初獻再詣盥洗位樂終至位北向立搯笏悅手執笏次詣爵洗位北向立搯笏洗爵執爵以授執事者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初獻搯笏跪執尊所南向立樂止成安之樂作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初獻搯笏跪執爵執尊者奉爵執事者酌犧尊之液齊初獻以爵授執事者與執笏詣至聖文宣王神位前北向立搯笏悅手執笏初獻初獻執爵三祭酒奠爵於俛伏興樂止次引祝詣神位別東向祝在左

中六日

右措笏跪讀祝文讀訖執笏與祝詣位前南向立初獻再拜成
 安之樂作次詣充國公神位前東
 向酌獻讀祝並如初獻俱復位初獻降階樂作各就位樂止贊者引亞
 獻詣盥洗盥洗畢於酌奠所立祀之階酌奠之禮齊亞獻
 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詣神位前措笏勿跪執奠三祭酒奠爵執笏俛伏
 與再拜次詣充國公神位前東
 上儀降復位樂止贊者引終獻詣洗升殿酌獻並如亞獻之儀降復
 位終獻將升次引分獻官詣洗盥手於分獻殿內及兩廡諸神位
朱文公云獻十哲者由東階升
 再拜分獻訖俱復位贊者引初獻升階詣東序西向立執事者以爵
 酌正配位福酒合置於一爵持爵詣初獻之左北向立初獻再拜措
 笏跪受爵祭酒啐酒奠爵執饌者以俎進戒正配位胙肉合置一俎
按王氏昨姐各又以豆取黍稷飯合置一豆先以飯授初獻初獻受

訖以授執饌者又以俎授初獻初獻受爵飲卒爵執事者受虛爵俛
 于坵初獻執笏俛伏與再拜降復位贊禮者曰執事者各復位贊
 者曰賜昨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已飲福受胙者不拜贊禮者引初獻以下就
 瘞位執事者取幣祝板實於瘞坎贊禮者曰可瘞實土半坎初獻以
 下詣南門外揖位立定贊禮者贊曰揖禮畢退有司監徹禮饌闔戶
 以降乃退

朱子曰夫子象設置於楹上已不是又後置在臺座上到春秋
 釋奠却乃陳簋簋邊豆於地是甚義理其幾番說要塑宣聖坐
 于地上如設席模樣祭時却自席地此有甚不可處每說與人
 却道差異不知如何某記在商康欲於學中整頓宣聖不能得
 後說與交代云云宣聖本不當設像春秋祭時只設主祭可也
 今不可行只得設像坐于地方始是禮 又曰孔子居中顏孟
 當列東坐西向七十二人先是排東廡三十一六人了却方自西

頭排起當初如此自升曾子於殿上下面一位次序都亂了
此言漳州未知他處如何 又云某經歷漳州縣學都無一
个合禮序 釋奠散齊因云陳嘗仲以書問釋奠之儀今學中
儀乃禮院所頒多參差不可用唐開元禮却好 開寶禮只是
全錄開元禮易去帝瓶耳若 政和五禮則甚錯今釋奠有伯
魚而無子思又十哲亦皆參差仲弓反在上且如紹興中作七
十二子贊只據唐爵號不知後來已經加封矣近嘗申明之
又曰謂先聖拈香不是古禮拜進將捻香不當叩首只直上捻
香了却出笏叩首而降拜

朱子滄洲精舍釋菜儀前期獻官以下皆盛服今用深衣涼衫掌儀設
神座用席先聖南向配位西向從祀位東西向設祝版於先聖
位之右設香爐香案香合於堂中設祭器於神座前每位各三
一邊今用漆盤實以脯果右一豆今用漆盤實以笋菜設犧尊一於堂上東南隅

瓦尊加以勺幕設罍四於堂中二於東西從祀位之前設洗一
於東階之東盥洗在東卓一於洗東卓上箱二中東設獻官位
於堂下北面分奠者二人次之諸生又次之皆北向西上及期
獻官以下序立於東階下掌儀帥執事者升堂實酒饌贊者一
人引獻官升堂點閱既就堂下位分奠官及諸生各就位贊者
一人離位少前再拜訖進立於主人之右西向曰再拜在位者
皆再拜掌儀祝司尊者皆升

序西向祝立於階上西向司尊者立於尊前北向贊引獻官
詣盥洗之南北向立盥手祝手并焚香再拜降再詣盥洗如初
詣爵洗南北向立洗爵以掃替升詣尊前西向立贊以爵授獻
官司尊舉爵酌酒獻官以爵授贊俱詣先聖前獻官北向跪贊
跪授爵獻官執爵三祭奠爵於邊之間祝祝奠少立祝詣獻官
之左東向跪讀祝訖奠後位獻官再拜次詣盥洗爵如初洗諸

配位爵訖贊者以盤兼捧升酌詣配位如初無但不讀祝獻官復位當獻官詣配位酌獻時贊者二人各引分奠官分行東西而從祀禮盥洗以下並如配位之儀東西分奠訖復位在位者再拜退

獻贊者

分奠二人贊者

祝

掌儀者

司尊

文獻通考卷之四十四終

文獻通考卷之四十五

鄱 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學校考

幸學養老

按古者天子之視學多為養老設也雖東漢之時猶然自漢以後養老之禮浸廢而人主之非學者或以講經或以釋奠蓋自為一事矣故今以二事合為一門云

有虞氏深衣而養老

凡養老之服皆其時王所與群臣燕之服也

一 是養三老 五更 二是子孫為國死 難而王養死者 父祖

三 是養致仕之老 四是引戶校年養 庶民之老 四代皆然

上庠養庶老於下庠而用燕禮庠者養也 上庠小學也 右學大學也 在西郊下

其禮尚矣憲養氣体而不乞言憲法也 養之為法 其德有善則記之

為博史博史史也 博者史也夏氏燕衣而養老改虞制而養國老於東序 養庶老於西序而用享

禮中序東膠也亦太學在國

殷人縞衣而養老縞尚白而編衣裳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而用食

禮食音似

周制玄衣而養老玄衣素裳養國老於東膠膠之言養庶老於虞庠虞庠

在國之西郊或皆學名也異者四代謂變耳或上西或上東或貴在國

兼用虞燕夏享殷食之禮兼用之備陰陽也凡飲養陽

授几杖行糜粥飲食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

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九十使人受几三王養老皆引年乞言合

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外饗邦饗老老孤子則掌其割烹之事酒正饗耆老孤子皆共其

酒無酌數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有秩酒謂老臣王遺人門閔

之委積以養老孤國門出入皆有稅所稅得者司門以其財養死

政之老與其孤財即門閔之委積死政之老槁人若饗耆老孤子

士庶子共其食禮運三公在朝三老在學內則凡養老五帝憲

善則記之為博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後乞言亦微其禮皆有博史

博史博史者厚者也微其禮樂記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

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三老五更互

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尚親而

尚齒貴謂燕賜有加於諸臣也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

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

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君問則

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

而席於堂上而與之天子巡守諸侯待于境天子先見百年者八十

言就之就其家也

言就之就其家也

言就之就其家也

言就之就其家也

可也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

先此謂鄉射飲酒時也齒者謂以年次立若坐也三命列國之鄉也

不復齒席之於賓東不敢先族之七十者謂既一人舉禪乃入也

于故言於爾齒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

之揖讓而后及爵者謂致仕在家者其入朝君先與之

所以序齒也時謂既祭而燕也燕以髮色為坐祭

禮書曰天子之於老也其所養也三國老也庶老也死政者之

老也歲養之也三仲春也季春也仲秋也周禮羅氏羅春鳥獻

鳩以養國老在仲春月令養衰老授几杖在仲秋文王世子曰

凡大合樂必遂養老鄭氏云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

學合聲於是時也天子則眎學焉遂養老此養老於仲春仲秋

者也月令季春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

大夫親往視之大合樂亦必養老此又養老於季春者也若夫

簡不帥教出征受成以訊馘告凡天子入學莫不養者此又不

在歲養之數也夫貴胄謂之國子則貴而老者謂之國老賤者

謂之庶人則賤而老者謂之庶老國子與庶人之俊者同其學

所以一道德國老與庶老其其學所以別分義故有虞氏養國

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

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

庶老於虞庠而又有死於國者之老焉故羅氏獻鳩以養之者國

老也司徒以保息養之也鄭氏謂三老五更各一人

氏謂三老五更各一人也天下者其氏謂人君養老有四種一

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也為國難而死者父祖三是養致仕之

是養三老五更二是子孫老熊氏云天子視學養老一歲有七

老四是引戶校年庶人之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是四時

鄭氏云凡飲養陽氣凡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是四時

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是四時

養老凡四也文王世子大合樂必遂養老大合樂謂春入學
舍菜合舞秋頒學合季春大合樂天子視學亦養老是七
也然則古者建國必立一卿御飲酒必立三賓而養老必立三
老故禮曰三公在朝一在學三公非一人則三老五更非各
一人矣漢志以德行一老者一人為老次一人為更故永平
中拜巨榮為五更一拜伏恭為三老而鄭氏以此為三代
之制誤矣一祥亦以五更先
群老之尤者而致仕之一固在其間皇氏離而二之亦誤矣月
令無冬夏養老之一禮記特言春養秋食而已熊氏謂養
老歲有七亦誤矣一又禮
養老皆同日也一氏謂用其明日亦誤矣養老之禮外饗掌割
烹酒正共酒槁一共食羅氏共鳩方其養也必先釋奠于先老
遂設三老五更一老之席位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水焉

登歌清廟下管武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
總下則乞言憲仁之義著而孝悌之化行矣有司告以樂闕王
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群吏曰及養老幼于東序而終之以仁此
所謂一舉事而眾皆知其德之備也禮言凡養老有虞氏以燕
禮而服深衣夏后氏以饗禮而服燕衣殷人以食禮而服縞衣
周人脩而兼用之一以昭玄服蓋虞氏以燕則以恩勝禮夏后氏
以享則以禮勝恩一以人食則趣恩禮之中而周則文備故脩
而兼用之周官外一以鄉耆老此周人以饗禮養老也行葺言
飲射而繼之以祈一此周人以燕禮養老也祭記曰食三老
五更於太學此周人一食禮養老也然玄衣燕衣也燕衣非冕
服及總干而舞必冕一者以舞者樂之成故特服冕以明至誠
有加而無殺也冕而一干施於食禮而記稱食嘗無樂者考之
於詩商頌言顧予一而有鞀鼓淵淵嘒嘒管聲小雅言以往

小四、七十八

諸侯時朝會在此者曰各反
養老幼如王家東序之禮

王制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一教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
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一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

日不舉法見太

天子出征受成于學出征執有罪反莫于學以訊讖告

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來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
往視之季春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入于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
親往視之

禮書曰天子視學四養老也不帥教也出征受成也以訊讖
告也養老必於仲春季春而簡不帥教出征受成以訊讖告者
無常時雖有常時其入學也亦必養老焉

書大傳宣王問於子春曰寡人欲行弟之義為之有道乎子春曰
昔者衛聞之樂正子曰文王之治也五十者杖於家六十者杖於

鄉七十者杖於國見君揖八十者杖於朝見君揖君曰趣見客母俟

朝以朝乘車轎輪御為僕送至於家而孝弟之義達於諸侯九十杖
而朝見君建杖君曰趣見母俟朝以朝送之舍卜筮巫醫御于前祝

饗祝饗以食乘車轎輪胥與就膳徹送至於家君如有欲問明日就
其室以珍從而孝弟之義達於四海學禮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

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因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
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匱矣帝入北學上

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隲矣入傳罰其不則而達其不及則

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上則百姓黎民化轉於下矣
傳曰天子入太學祭先聖則齒嘗而臣者弗臣所以見敬學與尊

師也

序替宗虞庠及四鄉之學也春氣溫平故上親於物盛小大珠故帝
尚齒秋物就實故貴德冬時物藏於此唯象於天半見也故尚爵

師也

後漢顯宗永平二年三月上始帥群臣養三老五更于辟雍行太射之禮郡縣道行鄉飲酒于學校皆祀師周公孔子牲以犬於是七郊禮樂三雍之義備矣卷三老五更之儀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講師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一人為老次一人為更皆服都紵大袍單衣阜緣領袖中文冠造賢以玉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齊于太學講堂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畢御座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門并交禮道自阼阼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曰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酢祝饗在前祝饗在後五更南曰公進供禮亦如之明日皆詣闕謝恩以見禮遇大尊顯故也

中元元年初建三雍顯宗即位親行甘曰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群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

冠帶縉紳之人園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乃下詔曰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眇眇小子屬當聖業間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輶輪供綬執授侯王設饗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酢祝嘏在前祝嘏在後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脩萬舞於庭以國薄德何以克當易陳負乘詩刺彼己永念慙或無忘厥心三老于躬年耆學明五更曰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學于闕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其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耆耄恤幼孤惠鰥寡稱朕意焉

永平八年十月臨辟雍養三老五更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事者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

安帝以魯丕為三老又以李充為三老

楊統位至光祿大夫為國三老

元初四年詔日月令仲秋養耆老後几成行虞潔方今八月按比之

時郡縣多不奉行雖有舉薦執泥土相雜不可飲食長吏怠事莫有躬親甚違詔書養老之意其宗仁恕賑護寡獨稱朕意焉

按古人養老之禮有養於鄉者所謂五十養於鄉王命公侯

伯子男及群吏曰及養老於吏序大司徒以保息六保萬民

二曰養老是也有養於國者天子視學設三老五更群老之

席位執誓親饋執爵親酌是也漢初每鄉及縣皆有三老歲

首則使人存問賜以束帛酒肉或賜以爵乃古人養於鄉之

意而國學養老天子親講之禮則至東漢始行之然東漢亦

時有下郡縣存問養老之詔此其一也餘不悉錄

靈帝以袁逢為三老賜以玉杖

玉杖長九尺端以鳩為飾鳩者不噎之鳥欲令老人不噎也

譙周曰漢中興定禮儀群臣欲令三老答天子拜城門校尉董鈞

駁曰養三老所以教事父之道也若答拜是使天下答子拜也詔

從鈞議譙周論之曰禮尸服上服猶以非親之故答子拜士見異

國君亦答拜是皆不得視猶子也虞喜曰且據漢儀於門屏交禮

交禮即答拜中興謬從鈞議後革之深得其意

魏高貴鄉公甘露二年天子親帥群司行養老之禮於太學命王祥

為三老鄭同為五更祥南面九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

明王聖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訓之聞者莫不砥礪

東晉成穆孝武三帝皆以講經親詣學釋奠孝武以太學在水南懸

遠有司議依穆帝升平元年於中堂權立太學釋奠禮畢會百官六

品以上

後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詔以前司徒尉元為三老前大鴻臚卿游

明根為五更於明堂設國老位庶老位於階下皇帝再拜三老親袒

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於五更行肅拜之禮賜國老庶老衣服有

差既而三老言曰自古人所崇莫重於孝順然五孝六順天下之所

先願陛下重之以化四方帝曰孝順之道天地之經今承三老明言

銘之朕懷五更言曰夫至孝通靈至順感幽故詩云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願陛下念之以濟黎庶帝曰五更助三老以言至範敷展德音當克已復禮以行來授禮畢乃賜步輦一乘詔曰三老可給上公之祿五更可食九卿之俸供養之味亦同其例北齊制仲春令辰陳養老禮先一日三老五更肅於國學皇帝進賢冠玄紗袍至辟雍入惇章堂列於懸王公以下及國老庶老各定位司徒以羽儀武賁安車迎三老五更于國學並進賢冠玄服黑馬素帶國子生黑介憤青衿單衣乘馬從以至皇帝釋劍執璫迎于門內三老至門五更去門十步皆降車以入皇帝拜三老五更攝齊各拜皇帝揖進三老在前五更在後升自右階就筵三老坐五更立皇帝升堂北面公卿升自左階北面三公授几杖卿正履國老庶老各就位皇帝拜三老群臣皆拜不拜五更乃坐皇帝西向肅拜五更進珍羞食親袒割牲執醬以饋執爵而醕以次進五更又設酒醕於國老庶老皇帝升

御座三老乃論五孝六順典訓大綱皇帝虛躬請授禮畢而還又都下及外州人年七十以上賜鳩杖黃帽有勅則給不為常也

後周武帝保定三年詔以太傅燕國公于謹為三老賜延年杖皇帝幸太學以食之三老入門皇帝迎拜門屏之間三老各拜設三老席於中楹南面太師晉國公宇文護升階設几於席三老升席南面憑几而坐大司寇楚國公豆盧寧升階正烏皇帝亦立於斧衣之前西向有司進饌皇帝跪授醬豆親袒割牲三老食訖皇帝又親跪授爵以醕撤去皇帝北面立勸進三老乃起立於席後皇帝曰猥當天下一重任自惟不才不知政理之要公其誨之三老荅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自古明王聖主皆虚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惟陛下念之又曰為國之本存乎忠信是以古人云去食去兵信不可失國家興廢在於賞罰若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為善者日益為惡者日止若有功不賞有罪不罰則天下善惡不分下人無所措手足又曰

言行者立身之本言出行隨誠宜相顧陛下三思而言九慮而行若
不思不慮必有過失天子之過事無大小如日月之蝕莫不知者願
陛下慎之三老皆舉皇帝拜拜母之三老各拜禮成而出

唐高祖武德七年幸國子學親臨講奠

唐制仲秋吉辰皇帝親養三老五更於大學所司先奏定三師三公
致仕者用其德行及年高者一人為三老次一人為五更設三老座
於西楹之東近北南面設五更座於西階上東向設國老三人座於
三老座西俱不屬焉設衆國老座於堂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五品
致仕者為國老六品以下致仕者為庶老天寶八載閏六月制其天下百姓丈夫七十五
以上婦人七十以上宜各給中男一人充侍仍任自簡擇至八十以
上依常式處分餘並如開元禮

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幸國子監詔加飾祠宇及塑繪先聖先賢先
儒之像帝親製文宣王充國公二贊

太宗端拱元年幸國子監謁文宣王畢升輦將出西門顧見講坐左
右言學官李覺方聚徒講書即召覺令對御講說覺曰陛下六飛在
御臣何敢輒陞高坐帝為降輦令有司張帝幕設別坐詔覺講易之
泰卦從臣皆列坐覺因述天地感通君臣相應之旨帝甚悅特賜帛
百匹

真宗咸平二年幸國子監召學官說書賜以金帛

仁宗天聖二年幸國子監召直講兼諸王侍講馬龜符講說賜判
監馮元以下及學官器幣有差高宗紹興十三年國學大成殿成明
年國子司業高闕請幸學上從之詔畧曰在華息民恢儒建學聲明
丕闡輪奐一新爾等據筮辛之忱述諸儒之志遠繼橋門之盛願觀
雲輿之臨請既方堅理宜從欲將款謁於先聖仍備舉於舊章三月
上服靴袍乘輦入監止輦于大成殿門外入帷群臣列班於庭上出
幄升東階跪上香執爵三祭酒再拜群臣皆再拜上降入幄分奠從

祀如常儀尚舍先設次於崇北堂之後及堂上之中南向設御座閣
門設群臣班於堂下如月朔視朝之儀宰輔從臣次於中門之外上
乘輦幸太學降輦於堂入次更衣講官入就堂下講位北向執經官
學生皆立於堂下東西相向上出次升御座群臣起居如儀乃命三
公宰輔以下升堂皆就位左右史侍立講書及執經官北面起居再
拜皆命之升立於御座左右學生北面再拜分立於兩廡北上內侍
進書案牙籤以經授執經官賜三公宰輔以下坐講席群臣皆起降
階東西相向立執經官降講官進前致詞乃降北面再拜左右史降
乃賜茶三公以下北面再拜升各立於位後學生北面再拜分兩廡
立上下皆就坐賜茶畢三公以下降階學生自兩廡降階北面再拜
群臣以次出上降座還次乘輦還宮時命禮部侍郎秦燿執經司業
高閑講易之奉遂幸養正持志二齋賜閱三品服學官遷秩諸生授
官免舉賜帛有差上既奠拜注視貌像翼翼欽慕覽唐明皇及太祖

真宗徽考所製贊文命有司悉取從祀諸君皆錄以進上遂作先聖
及七十二子贊冠以序文親灑宸翰以方載之五月丙辰登之絲殿
備儀衛作樂命監學之臣自行宮北門迎置學宮揭之大成殿上及
二廡

孝宗淳熙四年幸太學如紹興之儀命禮部侍郎李燾執經祭酒林
光朝講大學

唐開元禮皇帝皇太子視學儀

視學前一日所司灑掃學堂之內外尚舍設六次於學堂之後守宮
設皇太子次於大次之東皆隨地之宜並如常儀尚舍設御位學堂
上北壁下當中南向監司設講榻於御座之西南向設執讀座於前
楹間當講榻北向尚舍又設皇太子座於御座東南南向設文官三
品以上座於皇太子之南少退東行西向北上設武官三品以上座
於講榻西南當文官望行東面北上設侍講座於執讀西北武官之

前東向北上其神如意者一以文故論議於講榻之前西階下典儀設版位皇太子於東階東南西面執經於西階西南東面文官三品以上於皇太子東南重行西面北上武官三品以上於執經西南侍講執讀執如意等於執經之後重行東面北上學生分於文武官之後皆重行北上設典儀位於東階之西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面

出宮

前出宮三日本司宣攝內外各供其職其日應從駕文武官依時刻集朝堂諸衛陳設仗衛侍中版奏外辦皇帝乘馬文武侍從並如常行幸之儀駕將至祭酒帥監官學官學生等奉迎於路左學生青駕至大次門外降入如常

視學

皇帝既入大次執經侍講執讀執如意等及學官各服公服典儀

贊者先入就位謁者贊引引文武三品以上及執經以下學生等入就堂下位皇太子立於學堂門外之東西向如常侍中版奏外辦皇帝出大次升自北階即御座南向坐侍臣及近侍量人從升典儀一人升就東階上西面立舍人引皇太子就位立諸衛率庶子等量人南西向從入立於皇太子東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皇太子以下在位者皆再拜侍中跪奏稱請勅皇太子及公王等升坐又侍中稱制曰可侍中詣東階上西面稱勅皇太子及公王等升殿上典儀承傳階下扶者又承傳皇太子以下應坐者皆再拜訖通事舍人引皇太子及群官坐者各升座訖其父服者脫屣於階下及降級皆如常執讀讀所講經執經釋義訖遂行如意侍講者執如意就論議坐以次論難侍中跪奏禮畢群官皆起通事舍人各降堂下位若有勅賜會則侍中前承制降諸堂下宣勅及太官下食案等並如常儀皇帝降座還大次侍衛如常儀群官以下會訖皆出執經以下改服常服

皇帝既還大次侍中奉時刻版奏外辨皇帝出次文武官陪從還宮如來儀初駕出國子祭酒帥監官學官學生等奉辭於路左如常式唐開元禮皇帝養老子太學儀

陳設

前三日尚舍直長設大次於學堂之後隨地之宜設三老五更次於學堂南門外之西群老次於其後俱東向設群官次文武官於門外之東重行西向武官於群老之西重行東向皆北上前一日尚舍奉御設御座於堂上東序西向莞筵紛純加藻席畫純次席黼純設三老座於西楹之東近北南向設五更座於西階上東向設國老三人座於三老座西俱不屬焉皆莞筵紛純加藻席畫純設眾國老座於堂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皆蒲筵緇布純加莞席公帛純若三品以上加藻席畫純凡五品以上致仕者為國老設庶老座於國老之後皆蒲筵緇布純下致仕以上致仕者為國老

考為太樂令展宮懸於學堂之庭設登歌於堂上及舉麾位等元會之儀典儀設文官五品以上位於懸東六品以下在其南俱重行西向北上武官五品以上位於懸西六品以下在其南當文官俱重行東向北上蕃客分方位於文武官六品之南若有諸州使人分品之學生分位於文武官之後奉禮設門外如設次之式尚舍奉御設樽於東楹之西北向左玄酒有坫以置爵

養老

仲秋之月擇吉辰皇帝親養三老五更於太學所司先奏定三師三公致仕者用其德行及年高者一人為三老次一人為五更尚食先具牢饌饗駕將至通事舍人引先置之官皆就門外位學生俱青衿服入就位饗駕至太學門廻路南向侍中跪奏請降俛伏與皇帝降輅乘輿入大次饗駕侍衛如常通事舍人引文官五品以上從駕之官皆就門外位太樂令帥工二舞就位如正會之禮通事舍人引

群官客使入就位鑿駕出宮量時刻遣使迎三老五更於其第三老
五更俱服進賢冠具服乘安車前後導從如常禮其國老庶老則有
司先戒之鑿駕既至太學三老五更及耆老等俱赴集其次群老各
服其服太常少卿贊三老五更俱出次引立於學堂南門外之西東
面北上奉禮贊耆老出次引立於三老五更之後太常博士引太常
卿升立於學堂北戶之內當戶北向侍中版奏外辦皇帝出戶侍衛
如常侍中負寶殿中監進大珪皇帝執大珪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
陪從如式引皇帝每太常卿前導協律郎跪俛伏舉塵太和之樂作皇帝降迎
三老於門內之東西面立侍臣從立皇帝之後太常卿與博士退立
於左皇帝立定樂止三老五更皆杖各二人夾扶左右太常少卿引
道敦史執筆以從三老入門舒和之樂作三老五更立於門西東面
北上奉禮引群老入立於其後初三老立定樂止太常卿前奏請再
拜退復位皇帝再拜三老五更去杖攝齊以答再拜畢皇帝揖進三

老在前五更從仍杖夾扶如初至階皇帝揖升俱就座後揖立樂止
侍衛之官量人從升皇帝西面再拜三老三老西面答再拜皇帝西
向再拜五更五更答再拜舒和之樂作三老五更俱坐三公授几九
鄉正履設殿中監尚食奉御進珍羞及黍稷等皇帝省之遂設於三
老前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三老座前執醬而饋訖太常卿引皇帝
詣酒罇所取爵侍中贊酌酒訖太常卿引皇帝進執爵而酌尚食奉
御以次進珍羞酒食於五更前國老庶老等皆坐又設酒食於國老
庶老前國老庶老等皆食皇帝即座太樂令引工升奏韶和之樂三
終三老乃論五孝六順典訓大綱格言宣於上惠音被于下皇帝乃
虛躬請受敦史執錄善言善行終二舞作於懸中訖禮畢三老以
下降筵太常少卿及奉禮引皇帝如初太常卿引皇帝從以降階太
和之樂作皇帝退立於階前樂止三老五更出舒和之樂作太常
卿引皇帝升立於階上三老五更出門樂止侍中前奏禮畢退復位

太常鄉引皇帝降聖火三卷五更外漢重道從而還通事舍人引
群官及學生等以文誌明日三考請爾表謝

鑿焉遷官如常錄

文獻通考卷之四十五終



